

南雷文定

冊三

南雷文定後集卷三

餘姚 黃宗羲 太冲撰

贈編修弁玉吳君墓誌銘

儒者之學經緯天地而後世乃以語錄爲究竟僅附答問一二條於伊洛門下便廁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閭扞邊者則目爲麤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爲俗吏徒以生民立極天地立心萬世開太平之闢論鈐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蒙然張口如坐雲霧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尙論者以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而非儒者之所與也余於吳君爲之三嘆君諱夢寅字弁玉其先有爲宣撫者隨宋南渡世居杭之皋亭後徙石門曾祖皋岡祖素菴嘉靖辛酉舉人父養素君生而穎悟絕人目覽萬言未嘗再讀與妹壻姚納揆同學指所選時文一省數十篇卽便背誦以多寡爲勝負姚亦強記不能不屈服也一日從吏求訟牒約千餘言吏鈐尾示之索錢而後相授君已誦之若流無煩覆視吏驚爲神應奉

之五行俱下禰衡之一覽便記不是過也讀書費華□家塾同會者十餘人其
文半出君手所成信筆皆有可觀當是時唯臨川陳際泰盡日得制藝三十首
士林以爲君似之然君以爲章句細微無關重輕所貴乎學者必爲當世所倚
仗蟠根錯節取定俄頃語溪舉澄社郁起麟錢咸皆欲以君爲領袖君雖應之
而未嘗以之標榜也縣令龔立本豪傑自置祁忠敏之按吳每事多咨之立本
知君有當世才具深相降挹謂餘子春華吳君秋實耳兵革之際武人豪健更
相駭藉邑人睚眦觸死閉門不保家室君舉幡入省落其牙距武人惶遽請成
君據上坐談諧閒作弓刀摩戛之閒視若狐鼠江東衣冠道盡奸人造作飛條
時時闌及縉紳鞠躬傲吏之下狼狽折扎之命君貼身搢定刪翦疑事而後此
風始息草搖風動百毒齊起君所以破除之者蓋非一端有以急可乘爲言者
君曰商賈之事此言何及於我乎君在語溪吏不得以售其奸欺往往恨之千
里委命以情相歸君照其辛苦爲之擘畫於是君遊俠之名聞於郡國嗟乎其
才本足以用世顧束之一鄉君又不甘自附於閉眉合眼之徒不得已溢而爲

此夫豈其志之所存乎是則可哀也已當宋之亡也慶元多故公相家入元爲里胥所躡躒片紙叱名立召庭下視君以布衣雄世不旣多乎君起自孤童□□□□的將來莫不以至情出之非徒一往之才也以子貴贈翰林院編修娶程氏繼陳氏俱贈太孺人生於萬曆丁未二月二十八日卒於康熙丁巳十月十三日年七十一子五人曰潛曰濤皆諸生先卒曰渭曰涵康熙壬戌進士第二人翰林院編修曰淳女五人其壻曰潘江曰蔣爾位諸生曰張煌曰顧朱崇禎癸未進士行人曰顏廣熙諸生孫九人枚樹師栻栢關杰祚垣正築師樞蔚林孫女六人曾孫一人元德曾孫女一人余與錢咸爲友故得交君甲申八月君客吳令吳夢白所與余輩飲市肆議論激發疾呼如探湯而世無知之者甲辰余館語溪君不一見過固知鄙余爲行墨之儒而君亦側身閭巷耿耿不下者欲於其子發之今年丙寅涵從京師致幣作書千言丐余銘墓其書宛轉悽愴頗類曾子固與歐陽舍人書愧余非歐陽然而不敢不實也銘曰

天之生才元會閱氣大道旣蒙小儒成藝遂使庸人充滿斯世奔車覆舟茫茫

相繼豈無豪傑袖手旁睜惟此豪傑亦欲一試斲而小之鄉邑攸濟時耶命耶亦云其志誰傳龍可誰錄秦士後之君子憑弔雪涕

雪蓑閔君墓誌銘

余在海昌得交閔紫瀾閔氏湖州華族而紫瀾清苦自持無復膏粱餘習頗疑其特立獨出不繫於家門刑之七八年紫瀾從京師銜痛函書以其父墓上之銘來請讀其行略而後知其學之有本也君諱聲字毅夫別號雪蓑原名中正其先有仕宋爲將仕郎者自汴南渡家湖州之烏程高祖珪少保刑部尙書謚莊懿曾祖聞贈應天府通判祖宜力贈南昌知縣父友曾太學生君卓犖不羣爲文芒彩透出紙外不屑嵬瑣之學婁東張溥合四方之士爲復社部分名輩總覽時才而君持湖州之管鑰同郡潘曾紘督學中州以君自輔涇渭藝文去風卽雅固始固儒肆也君以其文闡茸與解額者當只熊奮渭一人耳劉侗殿於楚試行卷來謁君謂曾紘曰此奇才也公可資之入太學熊劉二人卒諧君言其鑒別如此乙酉之亂羣盜滿山勢如燎原而不敢過君之門鄉人求君紓

難盜聞之曰昔黃巾不犯孫期里陌我獨不然乎遂去而他之金石變聲隱閉不關人事以遺民自置監司慕而請見辭阻再三乃以幅巾詣謁言談每至薰夕使君憫其固窮無從發言退而歎曰琨玉秋霜不意菰蘆中乃有斯人未幾而詩禍作君好苦吟與吳敬夫批選唐詩名嶺雲集初南潯莊胤城集吳中人士私纂明史愚儒暗昧禍至九裂奸人因而放手索賂別生事端敬夫與聞莊事其選詩讎較姓氏有徽人范希會者富室也奸人遂居爲奇貨以逆案脅之而君與吳宗潛牽連下獄司李廖應召惟恐禍之及己也欲并殺之以自解君在獄一載朱墨伊優與宗潛猶日爲詩自娛已而獄解古人言詩必窮而後工夫所謂窮者失祿不仕憔悴江湖之上耳亦何至交臂歷指與囚徒爲伍其窮者轉而爲禍乎故人之好詩或至有好窮顧未有好禍者也然窮者未必能傳而禍者未有不傳劉夢得之詠桃李長源之咏柳蘇子瞻之烏臺詩案王蘆溪劉後邨孫花翁諸人之禍落落古今相望反以此得名君卽未必好名而園中之好詩不減無乃近於好名乎康熙庚申三月十七日病將革其女問之胸中

尙明乎張目微笑曰方寸豈可使亂瞑坐須臾又張目環視室中盡豁戶牖仰
視霄漢而卒距生萬曆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年八十所著有泌菴小言無□□
□□□□□若干卷藏□□娶徐氏適蔣氏子□□□□□舉人曰夢□
曰夢愷曰夢雍□□□□□□□□□□□曰絃曰□來曰崑來銘曰
莊懿之爲司寇活人無限君之不死於獄底其亦天之所眷哉

時裡謝君墓誌銘

余讀杜伯原谷音所記二十九人崑崙歷落或上書或浮海或仗劍沈淵寰宇
雖大此身一日不能自容於其閒以常情測之非有阡陌是何怪奇之如是不
不知乾坤之正氣賦而爲剛不可屈撓當夫流極之運無所發越則號呼嗷擊
穿透四溢必伸之而後止顧世之人以廬舍血肉銷之以習聞熟見覆之始指
此等之爲怪民不亦冤乎吾於時裡謝君而竊有慨也君諱泰臻時裡其字也
謝氏系出平江建炎二年字以邑令家於定海曾祖維甯祖大倫皆贈參政父
渭四川按察使妣張氏封淑人君結髮學問精銳鋒起足不離戶闕者載離寒

暑窗外聞人聲輒以絮塞兩耳不輕費一卷頃爲洗沐地也君知天下將亂又少從按察與平水藺於是揣摩兵法時挾弓矢出東郊與材官騶發馳逐角勝負不屑屑於場屋荒速之文乙酉之亂東平潰師航海破關搜牢各邑所過毀突君得其要領結納偏裨以安比落浙河不守翻城放劫居人潰徙離處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而君門宗三百餘口盡脫虎狼木主無恙其倉卒應變如此嘗著書一卷秘不示人曰持此以遇聖

之格格不能成聲推之而起曰人琴俱亡矣一日不知所往留書几上曰兒曹

無庸覓我以從我志家人跡之於天童山跌坐灌莽中已翦髮爲頭陀從此蹤跡不定或雪夜赤脚走數十里偃臥冰上或囊其所著書掛於項登深崖絕巘發而讀之聲琅琅應山谷採鳥喙生啖之如是者四五年惟恐此形容之關於天壤也順治庚寅八月初六日蹈海而死年四十九君之行事頗類谷音中所載皇甫東生東生性豪蕩乘小舟掛布帆載琴樽書籍釣具往來江湖至元丙

子發憤痛哭蹈海東生亦四明人山川之靈氣豈亦有常耶今夫朋友離別黯
然銷魂顧君亡國破世祿之家悽楚蘊結不可爲懷遂絕矍相之跡人之常情
也而情之至者一往而深首陽之餓已肇其端蹈東海而死古人有其言未必
有其事不妨實其事於千載之下非常情之可得而限也娶薛氏禮部尙書文
介公三省女德譽無閒言敕封孺人君贈監察御史子曰燕昌曰胤昌皆諸生
曰兆昌由庶吉士改御史壻曰朱獻臣曰范兆芝曰王啓芝皆諸生孫曰緒彥
□□□□進士曰緒章諸生曰緒益君卒後之□年家人倣式微宋王之禮斂
其衣冠殯而葬焉又三十年兆昌介吾友陳介眉來謁銘余不能辭銘曰□□
父老言君偶夜出見二巫鬼於道叱之而滅郭外墟墓閒燐火熒熒人夜行輒
聞有呼其名者君戲與友約獨往熟睡至曉寂如也嗚呼忠孝之人鬼且避之
矣

封庶常桓墅陳府君墓誌銘

弘治閒李何一變古文海內文章家若趨王會不敢移宮變徵陳後岡先生起

海島與荆川遵巖折其角李何文集幾於遏而不行於藝苑功亦偉矣然家世清苦嘗言僕故農家也世乏烟迹門榭中薄困鮮擔石之畜畎無一牛之蹊晨不殖作暮廢炊泔數傳以後猶守其家法謹身節用膏梁氣習不屏自遠后岡兄弟三人長后峯樸中書舍人次后湖東諸生而后岡其季也后湖生懷懷生洪憲洪憲生府君三世一身伶仃文弱不與俗人較高下兢兢以儒術廉恥高門戶而已府君諱文奐字伯美別號桓墅出就外傳多從名師友遊將應科場學習時文銳甚無何失父柴水交侵黯然自念吾祖後岡以來書澤中衰吾父欲振起之而不能今余又不得竟其學其命也夫於是絲粟程度上事母邱孺人毋使其戚於窶下課子弟毋使其荒於學先是居燬於火府君憊心罷精磨以歲月儼然堂構歌哭有所已而其子錫嘏學成里中以爲大師府君始稍遂里社節臘之歡逮錫嘏舉進士官翰林府君謂曰吾后岡之爲太史於今一百四十八年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汝其勉之無使聲名之遜於祖也又三年而孫汝咸戊午舉人遂與計偕就養京師瞻眺宮闕徘徊玉堂覽鳳城之景物

接元老之琴樽屬 天子好文海內能文之士輻湊闕下會府君七旬大誕雅
篇豔什投贈充牣而 天章下賁亦當其時錫嘏請假送親鄉里榮之謂府君
一生勞薪庶幾可以願息而府君孤苦風雨習之既久不能自逸時念累世之
艱難不敢以暇豫忘之故多憂而少歡他人卽解之不能釋府君胸懷洞達是
是非非面折無隱其議論如嚴霜之殺百草也人諒其無他亦未始怨之生於
萬曆庚戌八月八日卒於康熙丙寅八月二十九日封翰林院庶吉士配方氏
先府君卒 敕贈太孺人子三人錫嘏丙辰進士翰林院編修錫圭錫卣郡學
生女二人長適邱鼎盛先亡次適學生張九林孫六人汝咸戊午舉人汝登諸
生汝訓汝誥汝禮汝詩孫女一人曾孫一人曾孫女一人府君之生與余同支
千古人之原命王魯齋言以日計時得命十有二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
二十計之以月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命四萬三千二百又概以歲六十其月
則得命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矣夫以古今之遠四海之廣人生林林總總過
者化來者續乃俱囿於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命之中何其術之窮也宋景濂

言天下之廣兆民之衆一日之內未必止生一十二人同時生者不少何吉凶之不同耶故趙普與軍校蔡京與鄭粉兒高叔嗣與陳友諒皆同命童軒談命辯言高穀李昂甲子同物單昂王稽甲子亦同物而顯晦不同壽夭懸絕以余所見鄉曲往往有之則支干之不足言命也審矣顧大賢如張橫渠真西山文文山特喜談星曆之學以推驗事變豈其見不及此善言天者徵之人事善言人者原之天命夫與人同卽爲合德知過再犯卽爲轉趾聞言不信卽爲孤神財不儉用卽爲耗宿此以人合天者也日月之交食星辰之凌犯丙丁之鑿陽九六百之厄君子以恐懼修省此以天合人者也天不能以一定之數制人事之萬變星翁末學掃除其萬變者而拘攣於墮地之俄頃若學者見其不信并俄頃而去之則天以空券枉矢如周赧曹髦之在上耳毋謂俄頃固天之八柄也卽府君之於余其苦身持力相去不遠余不能泥水自蔽而府君聲光移之令子又何煩較餘事之長短乎將葬錫嘏書來屬誌曰府君每見先生之文輒曰當今作者如林誰能過之余愧其言不敢辭而爲銘曰

歲月澆季日中見沫古道照人遺此宿艾如何不弔松沈柏碎留其不盡源深
流沛

山西右參政籲之邱公墓碑

公諱俊孫字德俊號籲之氏邱世爲淮之山陽人祖某父某公自幼穎異日誦
數千言耳目所接一過不復忘爲文肆筆而成時輩少及登崇禎癸未進士第
授戶部主事督四鎮餉務旋撫六合王師下江南六合羊璧之愆將屠之公
不得已爲其民請命單騎入城導父老以壺漿全生靈十萬餘戶遂奉命權稅
泮墅司冊後湖入爲刑部郎中仁風篤烈平反大獄數十條大吏之喜怒不能
動搖司寇黨公賢之出守漢陽當兵革之後公私交困又西南用兵累歲不解
其屯戍往來者所過毀突蒼生疲耗公噓枯吹生垢辱之民復得明目裁量軍
需無倉卒匡勦之患晨起坐堂皇庶民直入奏事不設遮攔曉指枉直無不滿
志而去鄉無豕食之隸老吏摘紙尾而已深文碎教無所事事置稽刑部罪人
所笞之數必謹書之月朔告於神明有疑獄十年不決者公一夕而平人以爲

神公以其事關帷簿引燭燒其成案妖僧自稱勅使煽動江漢閱乘傳謁公公
卽於坐上收之發其僞而伏誅廚傳涼薄去來嘗悒悒不快然公之自奉甚瘠
無以難也有大吏按事晴川閣焚香索爐公無以應之曰太守埋沒簿書豈能
循韋蘇州故事乎已索藤牀公引吏視其所臥乃白板也蓋清苦如此境內自
禹稷廟外其淫祠盡毀楚人尙鬼之俗至是稍革政成陞山西右參政分守冀
寧道公固不能與世俯仰至是慨然曰吾盡瘁漢陽幸免危敗胡可不自止乎
遂自劾而歸余觀從來循吏皆於尋常無事時故易於成名郭晞屯邠州軍士
擾民非段秀實則白孝德不能制矣觀公所處之地而能盡其所長較之於古
不尤難乎今之讀書史見古來兇暴之輩箠肆情亦無不恨之者而一履郡
邑催科之日撈掠必盈數千漠不相關同此父母懷中積累之膚髮而使之荆
革化爲飲食流血化爲行潦哀號化爲音樂非無情之木石則稟性之虎狼耳
公稽刑簿之設一荆一竹身分其痛仁人之利要當爲天下後世法也公生萬
曆丙午八月二日卒康熙丙寅十月六日享年八十一配張氏封太淑人副室

管氏子八人象觀海州學生象恆庠生皆蚤卒象升翰林院侍講象隨翰林院
檢討象益庠生象良訓導同升如升皆鴻臚寺序班女十一人貢生王家植貢
生劉芳譽翰林院侍讀喬萊布政司理問尚玉弼官生王裕德太學生杜象昭
增廣生喬蓋庠生潘閻□□生陳模太學生沈海庠生楊斐舊其壻也孫八
人達過邁迥良臣穀旭百祿孫女十人曾孫二人曾孫女二人將葬象升爲行
狀介余門人顧諛屬銘其神道銘曰

天殷頑然民爲心一心萬意相崎嶇遂使天道不好生血肉崩潰井竈沈唯公
全活十萬人猶恐絲髮成呻吟春爲祥風秋慶雲漢水湯湯無古今

陳乾初先生墓誌銘

先師蕺山曰予一生讀書不無種種疑團至此終不釋然不覺信手拈出大抵
於儒先註疏無不一一牴牾者誠自知獲戾斯文亦姑存此疑團以俟後之君
子倘千載而下有諒予心者乎不肖羲蒙先師收之孤苦之中而未之有得環
視劉門知其學者亦絕少徒以牽挽於口耳積習淺識所錮血心充塞大抵然

矣近讀陳乾初所著於先師之學十得之二三恨交臂而失之也其言性曰性善之說本於孔子得孟子而益明孔孟之心迄諸儒而轉晦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之一言是孟子道性善本旨蓋人性無不善於擴充盡才後見之也如五穀之性不藝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種之美耶故諄諄教人存心求放心充無欲害人之心無穿窬之心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不一言而足學者果若此其盡心則性善復何疑哉易繼善成性皆體道之全功正對仁智之偏而言道不離陰陽智不能離仁仁不能離智中焉而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卽須臾不離戒懼慎獨之事成之卽中和位育之能在孟子則居仁由義有事勿忘者繼之之功反身而誠萬物咸備者成之之候繼之者繼此一陰一陽之道則剛柔不偏而粹然至善矣成之者成此繼之之功向非成之則無以見天付之全而所性或幾乎滅矣故曰成之謂性從來解者昧此至所謂繼善成性則幾求之父母未生之前幾何不胥天下而禪乎故性一也孟子實言之而諸家皆虛言之言其實則本天而責人言其虛則離人而尊天離

人尊天不惟誣人并誣天矣蓋非人而天亦無由見也是故蘆衰勤而後嘉穀之性全怠勤異獲而曰薺麥之性有美惡必不然矣涵養熟而後君子之性全敬肆殊功而曰生民之性有善惡必不然矣又曰資始流行天之生物也各正性命天之成物也物成然後性正人成然後性全物之成以氣人之成以學大象何不言萬物資始各正性命而必係之乾道變化之下又何不曰元亨者性情也而必係之利貞之下乎非元始時無性而收藏時方有性也謂性至是始足耳今老農收種必待受霜之後以爲非經霜則穀性不全此物理也可以推人理矣是故資始流行之時性非不具也而必於各正保合見生物之性之全孩提少長之時性非不良也而必於仁至義盡見生人之性之全或曰人之氣稟清濁果有什伯千萬者性有不善焉可盡誣曰氣之清濁誠有不同然無乖於性善之義也氣清者無不善氣濁者亦無不善有不善者乃是習耳觀於聖門參魯柴愚當由氣濁游夏多文端木屢中當由氣清可謂游夏性善參柴性惡耶又曰一性也推本言之曰天命推廣言之曰氣情才豈有二哉由性之流

露而言謂之情由性之運用而言謂之才由性之充周而言謂之氣性之善不可見分見於氣情才情才與氣皆性之良能也天命有善而無惡故人性亦有善而無惡人性有善而無惡故氣情才皆有善而無惡中庸以喜怒哀樂明性之中和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明性之善皆就氣情才言之後儒曰既發謂之情曰才出於氣故皆有善有不善不知舍情才之善又何以明性之善耶才情氣有不善則性之不善不待言矣是陰爲邪說者立幟也而可乎又曰本體二字不見經傳此宋儒從佛氏脫胎來者故以爲商書維皇降衷中庸天命之性皆指本體言此誣之甚也皇降天命特推本言之猶言人身則必本之親生云耳其實孕育時此親生之身而少而壯而老亦莫非親生之身何嘗指此爲本體而過此以往卽屬氣質非本體乎宋儒惟誤以此爲言本體故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則所謂是性而容說者恰好在何處耶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二語本是禪宗其書大半在荀子不意遂爲性學淵源可怪也學者惟時時存養此心卽時時是本體用事工夫始有著落今不思

切實反求而欲懸空想箇人生而靜之時所謂天命皇降之體段愈求而愈遠矣佛氏喜言未生之前既死之後的道理儒者只曉得有生之後未死之前的工夫將何去而何從乎又曰周子無欲之教不禪而禪吾儒只言寡欲不言無欲聖人之心無異常人之心常人之所欲亦即聖人之所欲也人心本無所謂天理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好處即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並無天理之可言矣乾初之言大抵如此其於聖學已見頭腦故深中諸儒之病者有之或主張太過不善會諸儒之意者亦有之夫性之善在孩提少長之時已自彌綸天地不待後來後來之仁至義盡亦只還得孩提少長分量故後來之盡不盡在人不在性也乾初必欲以擴充到底言性善此如言黃鐘者或言三寸九分或言八十一分夫三寸九分非少八十一分非多原始要終互見相宣皆黃鐘之本色也先生諱確字乾初陳氏爲海寧望族曾祖鳴梧祖理川父覺菴皆世其學母葉氏乾初讀書卓犖不喜理學家言嘗受一編讀之心弗善也輒棄去遂四十年不閱其後與同邑祝淵讀書淵議論不守章句乾初每鑄之已同問

學於山陰先師深痛末學之支離見於辭色乾初括磨舊習一隅三反逮先師
夢奠得其遺書而盡讀之憬然而喻取其四十年所不閱者重閱之則又格格
不能相入遂見之論著同輩爲之一闕不顧也乾初議禮尤精從其心之所安
者變通古禮而於凶禮尤痛地理惑人爲天下異端之禍其於友朋一事稍乖
必正色相告不爲姑息屠爨陸圻徵文壽母乾初謂世俗之事非所當行社集
講會人情之常乾初謂衍衍醉飽無益身心再會之後亦不復赴甲申以後士
之好名者強與國是死者先後相望乾初曰非義之義大人弗爲人之賢不肖
生平具在故孔子謂未知生焉知死今人動稱末後一著遂使奸盜優倡同登
節義濁亂無紀死節一案真可痛也乾初之論未有不補名教者晚而病廢不
出門者十五年卒之日爲丁巳七月二十四日年七十四葬於沈家石橋之西
娶王氏先卒二十七年子二人長翼次□妖女一人孫二人克鬯克爽余於丙
午訪之病中猶危坐劇談又十年丙辰致書約以明歲再見而不可得矣翼以
誌銘見屬其時未讀乾初之書但以翼所作事實稍節成文今詳玩遺稿方識

指歸有負良友多矣因理其緒言以識前過銘曰

有明學術宗旨紛如或泥成言或創新渠導水入海而反填淤唯我戢山集夫大成諸儒之弊削其畦町下士聞之以爲雷霆豈無及門世智限心如以太牢飫彼書蟬欲抹微言與時浮沈龍山之下乃有傑士北面未深冥契心髓不無張皇而篤踐履余忝同門自愧淺陋昔作銘文不是深究今其庶幾可以傳後

翰林院編修怡庭陳君墓誌銘

君諱錫嘏字介眉號怡庭陳氏其先自青州徙鄆之後衙村又自後衙徙郡城之月湖明初有諱完中者生廣東市舶司提舉璩璩生鑰鑰生贈朝列大夫濂卿濂卿生子三樸中書舍人束嘉靖乙丑進士歷官庶吉士河南提學副使世所稱后岡先生七才子之一也東府學諸生束生懷懷生洪憲洪憲生文奐字伯美封翰林院庶吉士君之父也母贈孺人方氏君生而夙慧酷類后岡方入小學時使之屬對應聲奇中讀孟子至百里奚不諫輒作論非之年十五補博士弟子二十有一而補於學宮君雖年少爲諸生乎其文行傳播人口固已不

讓者名高義家貧以授徒爲業爨舍至不能容時場屋之文非陳蔡之支離則屠沽之叫罵君澄心靜氣以得其至理之所在遂使諸義盡墮數百年來非媪燭牛篋之所能埋沒者也康熙乙卯舉浙省榜首明年登進士第改庶吉士兩考館元其館課一洗應付之陋知者方之陶石簣黃慎軒奉命纂修皇輿表鑿古輯覽二書而皇輿表總裁以之專任成書進呈會講官員缺上引見詹翰諸臣獨命君至前細詢履歷奏對良久舉朝以君之蒙眷於上也咸屬目之同考己未會試君固老於場屋視人文字珍重不敢忽略卽不中式者亦必詳其故而後落之無使羈縻舉子退有後言告假送親是時封翁年已七十功名之志銷於愛日顧重理舊會說經鏗鏗先是甬上有講經之會君與其友陳赤衷等數十人盡發郡中經學之書穿求崖穴以立一闕之平蓋斷斷如也自君出而諸子亦散至是復集甬中多志行之士由此會爲之砥礪耳君於當事斷絕書囑每應坊人之請批選時文以此經理饘粥於寒生伎倆未之或改也里居五年遂膺末疾不能出戶又三年而卒君處身冰雪而三黨恩意友朋緩

急未嘗以羸露爲解董允璘負才而死經紀存沒其子自以不孤容接後來如恐不及樂道人善而不溢其實喜規人過而不傷其意蓋其爲人蘊藉與之處者無不喜其平易可親然正色寒芒默運其閒但不欲如含瓦石以取聲名故世之知之者鮮矣君從事於格物致知之學於人情事勢物理上工夫不敢放過而氣稟羸弱其爲諸生時弟子旣衆惟恐一人失學窮日講授矻矻不休雖背僂而不恤其爲詞臣時公堂館課私室橫經書筒客席併當率至雞鳴不言勞瘁卽其病時猶隱囊危坐不釋丹鉛士人將卷軸而來者必銖兩其得失終卷而後已苟一事一物精神之不到則此心危殆不能自安凡君之所以病病之所以不起者雖其天性亦其爲學有以致之也夫格物者格其皆備之物則沓來之物不足以掩湛定之知而百官萬務行所無事若待夫物來而後格之一物有一物之理未免於安排思索物理吾心終判爲二故陽明學之而致病君學之而致死皆爲格物之說所誤也雖然顏苦孔之卓絕脈而傷生博士弟子郭路夜定五經章句精思不任死於燭下真學問人固不惜生死以殉之耳

生於崇禎甲戌十月二日卒於康熙丁卯三月二十一日年五十有四娶楊氏
敕贈孺人子汝咸戊午舉人孫男女各一男名本醇余交君二十年與講會之
末余闊略細故乖於物好君引之爲畏友明儒學案成君讀之以爲鏞笙磬管
合發並奏五聲十二律截然不亂者考之中聲也君從此殆將轉手天不假之
以年惜哉乙丑歲暮余過甬問病君以千秋相托淒然欲絕明年書來聞有起
色爲之狂喜豈意其終踐前言乎銘曰

富貴利達浸人骨髓豈不談學以爲觀美汪洋性天其說遷徙當下躬行市魁
彼此人亦有心不在腔子於惟怡庭篤茲踐履平生工夫人情物理匪以殉人
求其所是苦身持力無有甯晷昊天不弔未見其止孟楊粉澤視我斯誅

提學僉事來菴袁公墓誌銘

公諱時中姓袁氏字向若號來菴其先汝南人自宋咸平進士祺徙明州曾祖
民範祖學詩父贈公元鼎母曹宜人公幼而父母俱亡撫於王母趙孺人已而
趙亡依其叔父寄食市廛公勵志於學善爲場屋荒速之文而貧苦異甚五喪

淺土瞿瞿永嘆陳侍御燮五見而憫之相助經營公著報恩編以識康熙丁未
登進士第授中書舍人纂修世祖章皇帝實錄分校壬子北闈吳三桂反副
親王南伐加禮部儀制司主事屯兵楚中澤國暑溼士卒多疫死公通曉醫術
爲之處方製藥雖廝養卒亦必躬親診視軍中無不感涕以故疫不爲害是時
賊在湖南官兵相拒於洞庭湖口調發江南舟子舵工數萬集於軍前久之不
用亦多物故公惻然啓奏遣還鄉土皆鳧藻踴躍而去曰微使君吾儕非岳陽
之黃塵則昭潭之魚餌耳一日赴王急召山程積雪劣容馬足公投空數十仞
峭壁之下垂梯而出之則已折脅死矣軍中號慟以奇方藥之復甦公隨征七
年始得班師累遷本部員外郎中纂修會典出爲貴州提學僉事癸亥冬公至
貴州距闈期數月黔士兵火穿竄瘡痍未起公謂宜稍示休息俾溫脚本若歲
試科試兼行則士不勝其擾議改歲爲科上從之公旣契闊行閒死而復生
不敢告勞仍鞅掌於蠻烟蠱火之閒解土方終病遂不起詩云豈不懷歸畏此
簡書豈若王陽王尊之以意爲進退乎灌夫馳入吳軍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

金良藥故得不死史記之以爲天幸公之墮崖也有蒙古醫人振動其肢體以燒酒灌之自口以外悉糊其竅使壯夫接氣久之氣久之氣從傷處出脅之內陷者還故所而後纏之以藥始不死蓋公以感動軍心得此非天幸也公起自赤貧時懷濟物之願見人之饑寒卽思己之饑寒救之唯恐不力故於三黨恩意無不周至古之自困而亨者懲創先憂則榛蹇義路如杜棕劉崇龜之絕分遺是也發舒得志則睚眦故人如段文昌之檳榔元載之曝衣是也孰有如公之一視窮達乎生於崇禎庚午十月二日卒於康熙甲子十月二十七日配徐氏 敕封宜人副室漆氏子五百雲太學生重雲庠生朔雲仲雲太學生午雲女二將葬百雲介友陳同亮請銘銘曰

洞庭之水東兮其底無窮著公之武功貴陽之山逼兮其高不測敷公之文德
周子佩先生墓誌銘

君諱茂蘭字子佩江右周益公之後高祖巒始自常熟徙郡城曾祖冠龍游知縣祖可賢父卽忠介公順昌也母吳淑人子佩年十九補諸生而逢逆奄之亂

忠介被逮吳門擊殺緹騎巡撫毛欲陷之烈皇登極子佩刺血頌寃上爲之斬御史倪文煥徒巡撫毛一驚尙書呂純如純如辨不當入逆案子佩梓其頌奄之疏上之法司純如語塞一時死難之家上憫其忠追封三代亦緣子佩之疏而發也方子佩上疏時同邑姚文毅見之曰疏中鼎湖勸進皆語忌也奈何子佩請更之文毅曰子血豈無盡乎子佩曰父死之謂何此彘彘者正恐灑之無地耳卒刺舌另書忠介清無宦產而三世之喪皆在淺土子女八人婚嫁愆期忠介齋志而沒者萃於子佩一身子佩規度深密轉側閭巷閒以立門戶授綬結悅皆有條序棺槨復縈盡歸窀穸而忠介琴城尤爲修整豐碑載詔葬之文華表棲歸魂之鶴不以艱窶而自絀也乙酉之亂奉母避兵倉惶失其誥軸搜訪百端創痛如積越歲有兵子叩門大呼曰此非忠臣周氏家乎其誥軸落我手請收之子佩狂喜賦寶綸篇紀其事人以爲孝感所致文相國子乘子佩之妹壻也牽連吳日生事被殺子佩迎妹於家撫其孤成立又一年而子佩之弟子潔亦遭連染獄久不解子佩毀家紓難無可爲計會溧陽當國爲子求於婚

子佩子佩曰吾何難以一女易一弟耶子潔始出吳門故爲清議所主危言覈論不避公卿東林顧高之時相爲激揚者忠介與文文肅姚文毅嗣之者爲徐勿齋楊維斗鐘石畢變以後子佩俟齋貫溪巍然晚出雖糾奏寂寞而冥頑闢茸之徒未嘗不以利刃目之子佩頗留心二氏好與其徒往來是時天童三峯兩家紛拏不解青原南岳又爭其派數之多寡子佩以調人爲之騎郵不辭勞攘又嘗危病遇異人授以養練之法疾尋愈信之甚篤過中不食飲茶數杯而已晚年注參同契入僧舍坐四十九日乃出故其去來翛然屬續時曰今日方閒非有所得而能如是乎子佩生時忠介夢有兒乘雲而下因字之曰雲閒嘗謂其子弟曰文山名雲孫陽明亦名雲其降生之時祖父之夢與余同也吾獨淪落至此鬼神亦有時而欺人耶蓋子佩之不能忘世如此則托於二氏者亦豈其志乎雖然古今之人物豈以功名定優劣哉象山云前輩大力量的人看有甚大小事見如不見聞如不聞今人略有些氣燄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卽如文王二公邂逅運數不得已而應之假使子佩於波振塵駭之中飾

智以求用大呼以得遇就令小小有所成就其於道德不有邱山之損乎今於二公何愧焉生於萬曆乙巳三月二日卒於康熙丙寅正月二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二兩娶俱毛氏副室陳氏子靖諸生孫鳳來余與子佩同集闕下同試南中亂後隔絕者久之甲辰余至吳門訪之又二十年爲癸亥子佩年七十九矣忽然至吾草堂上化安山拜先忠端公墓而去又明年乙丑余至吳門正子佩習靜僧舍之日破關出見執手甚喜豈知其爲永訣乎方欲爲之論次而靖書來屬銘乃所願也銘曰

私諡非古昔人所詔郭之有道孟之貞曜誰曰不宜以其惟肖嗟我子佩郭孟交臂守禮不違繼志述事端孝先生允矣作諡

陳夔獻墓誌銘

制科盛而人才絀於是當世之君子立講會以通其變其興起人才學校反有所不逮如朱子之竹林陸子之象山五峯之岳麓東萊之明招白雲之僊華繼以小坡江門西樵龍瑞逮陽明之徒講會且遍天下其衰也猶吳有東林越有

證人古今人才大略多出於是然士子之爲經義者亦依倣之而立社余自涉
事至今目之所覩其最著者雲閒之幾社有才如何剛陳子龍徐孚遠而不能
充其所至武林之讀書社徒爲釋氏之所網羅婁東之復社徒爲姦相之所訾
聲此無他本領脆薄學術龐雜終不能有所成就丁未戊申閒雨上陳夔憲創
爲講經會搜故家經學之書與同志討論得失一義未安迭互鋒起賈馬盧鄭
非無純越必使倍害自和而後已思至心破往往有荒途爲先儒之所未廓者
數年之閒僅畢詩易三禮諸子亦散而之四方然皆有以自見如萬季野之史
學萬充宗陳同亮之窮經躬行則張旦復蔣宏憲名理則萬公擇王文三文章
則鄭禹梅清工李杲堂緯澤董巽子董在中函雅而萬貞一仇滄柱陳匪園陳
介眉范國雯準的當時筆削舊章餘子亦復質有其文嗚呼盛矣非夔獻開其
溝澮曷克有此當講會初立郡中所未經見舌舉口張夔獻揜拳欲毆其人惶
恐避去不敢同槃而食有以格物之說自誇獨得歷詆宋明諸儒千里來見夔
獻貫宗句極亦折其角而去其自信之力可謂惡言不入者矣夔獻諱赤衷號

環邨明初自奉川徙鄞曾祖杰祖允清考士英世爲儒家母周孺人夔獻幼而力學在諸生中赫然霞立郡中宿素之士咸從捧手累爲公府之所鑒拔而夔獻以學問之道非場屋所可究竟乃入天井山與苦節名僧屢淹星鳥砒然冰解歸而返求之六經近理亂真之說始不足以惑之故其論學諸書洞蕩胸臆能釋連環之結康熙庚申以貢士入 都廷試當是時 天子留心文治招才琴鈞之上取士歌牧之中士之爛一藝者莫不鎖廳而出玉峯之門士號青雲巾卷如林自夔獻入而投分寄意以淵儒碩學待之令其子弟稟學焉會 天子纂書夔獻之所討論玉峯委心自昵公卿閒物譽川流顧一二忌者隔之清途夔獻本有佐世材用雖在窮閭阨巷之中無悠悠碌碌之論頓挫場屋晚乃以朱墨殫碎出於名公大人卽遇一二知者別異之亦未嘗有都堂審察之命并其固有之儒官而奪之夔獻卽未必以此厝懷然不可不謂之窮已丁卯四月初六日卒於京邸年六十一十月其孤之璿扶柩南還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原配范氏子之璿太學生孫祥鳳廩膳生雲鳳庠生孫女嫁太學生殷

際會夔獻勇於爲義急難窘助不惜宛轉以行其志人亦以此歸之東方爲學之士兩併笠夜續燈聚夔獻之家勞肺烹蛤蜊蔬橡雜陳以飲食之連牀大被所談不出於王霸積月日不厭余每過必如之昔葉水心敘學術盛衰於郭良臣之誌良臣非能爲學者也慕學者而敬之耳水心已咨嗟感嘆之如此而況學之所寄者乎故余於夔獻之亡不能不哀也銘曰

學之盛衰關乎師友師友聚散誰爲樞紐於嗟夔獻立會講經十年之後人物崢嶸文治方興推琴而起非無鉅公聲諧宮徵歲晚風寒版築無夢赤稍鯉魚納之壘甕庸人之論謂君沈沒豈知回賜不稱官閥

南雷文定後集卷三

...

...

...

...

...

...

...

...

...

...

...

...

南雷文定後集卷四

張仁菴先生墓誌銘

餘姚 黃宗羲 太冲撰

儒釋之學如冰炭之不同然釋之初興由儒以附益之浸淫而至於毫釐之際亦唯儒者能究其底蘊故自來佛法之盛必有儒者開其溝澮如李習之之於藥山白樂天之於烏窠張無垢之於妙喜胡康侯之於封秀有歐陽永叔而鍾津圓通始著有東坡而覺範大覺槌始顯明初以來宗風寥落萬曆閒儒者講席遍天下釋氏亦遂有紫柏憨山因緣而起至於密雲湛然則周海門陶石簣爲之推波助瀾而儒釋幾如肉受串處處同其義味矣昔人言學佛知儒余以爲不然學儒乃能知佛耳然知佛之後分爲兩界有知之而允蹈之者則無垢慈湖龍溪南皋是也有知之而返求之六經者則濂洛考亭陽明念菴塘南是也吾友張仁菴其知之而允蹈之者乎君諱岐然字秀初叢林稱爲仁菴禪師元末有元善者隱居杭之西湖是爲始遷之祖曾祖巽山祖湘太倉州判考懋

官妣黃氏副使寓庸汝亨之女仁菴起孤童便能勤學虞德園淳熙嗟嘆以女
字之是時寓庸德園皆有文名鄉邑後來之秀如聞子將巖印持忍公丁夢伊
馮儼公邵元浹多出其門仁菴以外孫館甥相與爲友聞見既非流俗更廣之
而爲讀書社則江道閩道信巖子岸顧斐公虞大赤仲皜卓珂月鄒孝直叔夏
巖子儉鄭元子幾盡一鄉之善其後交道益廣東浙則陸文虎萬履安禾中則
薄子珏魏子一江上則沈眉生沈崑銅梅朗三趙雪度吳次尾江右則舒芭孫
劉孝則蜀中則劉墨僊仁菴各取其長以絃韋爲幽贄非一闕於聲氣者比也
友朋之婚嫁有無死喪急難仁菴視若同生崎嶇匍匐處分條理儼公道閩病
困來歸斂埋無憾其有註誤必巖纖芥所稱直諒者無以過焉國變後寄跡僧
寮後四年己丑抽簪落髮又三年壬辰始受衣拂出世於皋亭山之顯甯住顯
甯者四年吳山雲居者三年北郭正等者二年揚州慶雲者三年凡四座道場
天童三峯有宗旨之訟三關七關三峯壓於師弟之分幾如鄭緩潭□忍在安
隱作五宗救以申三峯之屈大槩多出於仁菴三峯之道賴以不墜其匡徒領

衆不以鋒辯籠罩爲事甄陶愚鄙如與共學由是學人欽其風範甲辰七月三日卒於慶雲年六十五是年十一月塔全身於皋亭之益月塢仁菴之讀書繭絲牛毛訪覈異同余時讀十三經註疏刻意於名物象數江道闇以爲不急曰注爾雅者必非磊落人獨仁菴與余同志余疏漢地理志仁菴亦疏左氏地理余著律呂數義仁菴與薄子珏魏子一取餘杭竹管肉好均者截爲十二律及四清聲吹之以定黃鐘又倣區田之法試之於山中仁菴之篤於好古如此其於易詩春秋皆有論著不尙雷同凡先舊諸家槃滯之處顯發開張使昭然可了卽遊方外尙窮六經著大學古本辨釋義其論格物於七十二家之說最爲諦當此是生平功力不爲佛學埋沒余獨怪同邑蓮池亦由儒入佛而竹窗隨筆詆儒不遺餘力其不知儒固無足論吾亦并疑其爲佛也元時爲仁菴狀唯恐以傳燈拔俗掩其風節於闡教禪林之事若出於不得已然余與仁菴爲友當鐘石未變之先已得意忘言居然孤衲蓋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正是本色昔張子韶學問氣節表表一世參禪學佛與其平生自不相掩子韶亦未嘗以

此爲諱其從子窾作家傳欲爲文飾乃謂子韶有學說云釋老虛無耳不可有聞目不可有見若是則子韶靜言庸違矣元時無乃猶作窾之識見耶子四人長元時次元坊俱庠生次元孝次元垠壻貢生鄭淵孫二人奏庠生之鑠曾孫二人曾孫女二人元時介甬上萬公擇求誌距其沒時已二十四年矣銘曰

世無真儒亦無真佛盲喝瞎棒支那撰述孰謂宗門如是淡薄乃有儒者契其堂奧近理亂真亦豈易到魯之一變便可至道吾友仁菴儒者之特六經皇皇尋行數墨一朝解脫去其徽纆由此知彼新豐熟路平生學力炳然時露是非倒行豈曰日暮

瘦菴徐君墓誌銘

余客語溪無山水之觀而瘦菴爲其子築屋讀書閒或過之新栽木槿尙未成行頗有野外荒涼之趣其子轅縉甬上萬公擇朝夕於斯余題詩壁閒忽忽已二十年矣猶不忘也乙丑之冬公擇語溪來轅縉乞銘其父之幽石君謹駿聲字楷生別號瘦菴宋尙書徐處中之後南渡徙越又徙海鹽至君曾祖祝始定

居於崇德祖禎父勳萬曆丁巳貢生君起孤童補博士弟子員然精心計通知當世之故浙西白糧僉民轉運縣既役之不均途中則爲運軍陵鑠京倉則爲胥吏停勒充是役者若赴湯火以其相沿之久而莫敢議有議之者有司不過檢坐見行條法君條其利害所以救之末流者一一精詳入京上書天子得旨飭行族父忠襄公時爲司寇以是奇之甲辰 詔下履畝自萬曆十年以後丈量久廢民間無知其法者君建議號長主一號之田都總主一都之號縣總主一縣之號但令業主與弓手自丈立號田畔上之號長號長覆其不實者上之都總都總又抽覆之上之縣總可以不勞而畢矣縣行其令而輿論稱平夫儒者類以錢穀非所當知徒以文字華藻給口耳之求顧郡邑之大利大害一聽胥吏之爲區畫胥吏憤於古今旣不能知變通之道卽知之而又利其上下迷謬可以施乾沒之智猛虎在山藜藿爲之不採使得如君者落落相望則天下無不窮之弊矣君喜急人之難蓋其才力有餘溢而爲此嘗曰使吾不逢喪亂畢志讀書所爲甯止是哉雖然今之所謂讀書者又豈君之所欲乎嘗讀元黃

文獻公集有餘杭徐泰亨者經理法行泰亨以書論田不實役不均之病累數千言列郡所行一如其言復以漕事至京師詣都堂獻書萬言條陳漕運之弊當更張者十事執政得書移行省用其七何其行事一一如君也且又皆徐氏而誌之者又皆黃氏亦一奇也娶潘氏賦性淡泊歸君二十餘年未嘗一服華綺先君卒繼田氏後君卒君年六十四卒於康熙壬子十一月一日子來復轅珏皆諸生蚤卒轅縉諸生轅紳壻李湘王學尹諸生陳時宜孫明樂明射明書明孝爾強明禮明藝明數明友孫女三人銘曰

珠在淵而水折玉在山而石潤君子之在鄉齒腐朽以利刃松耶柏耶尙以利其後胤

淇僊毛君墓誌銘

君諱雷龍字二爲別號淇僊鄭之西關人少善屬文長游庠序鼎革以後絕意進取以山水詩酒自娛水旱穀價亦時寄歌謠以見欣戚鄉里爭忿得君一言卽釋然如故年七十餘猶苦吟不自休如有逋責疾病謝絕醫藥遺命勿作浮

屠事賦詩一首而暝有翠筠詩十卷君家貧不屑治生角巾深衣所居隙地纔丈許遮門修竹數十竿終日吟嘯其下不異山巾人也余嘗造之君以爲其子之師爲具雞黍取其案上之詩洛誦數篇竹聲摩戛風味優長古之言詩者不出賦比興三者詩傳多析言之其實如庖中五味烹飪得宜欲舉一味以名之不可得也後之爲詩者寫情則偏於賦咏物則偏於比玩景則偏於興而詩之味亦漓矣下此則有賦而無興比顧鹵莽於情者之所爲也君詩亦未免偏於賦則以一室寤歌師友講究之功淺卽有佳句亦無有位貌者以爲之名亦可惜也然觀當世詩家纔能斷句分章卽爭唐爭宋情性理義之具譁爲訟媒以視君高吟長嘯筆硯爾汝以自適其清苦此真詩之情也他又何論哉子文強銘曰

缺

工部郎中 皇封禮科都給事中姜公夫人錢氏祔葬墓誌銘

夫人姓錢氏山陰人也祖某官某伯父象坤相烈皇帝父應期萬曆庚子舉人

母徐氏夫人憑積厚之祉體柔嘉之姿既笄歸於工部公天樞工部爲太僕寺卿子羔之曾孫光祿寺卿鏡之孫禮部尙書逢元之子兩姓氏族冠冕內外姻黨皆華宗淑喆夫人上事兩姑無不得其歡心怵惕之儀表於宗門工部學古入官夫人不以榮華隨任留事其姑恪勤婦禮以正家節舅姑相繼棄世自帷堂至於遣奠哀敬有加捐環佩以襄其事諸叔在位而已外家凋落蒸嘗無主夫人再爲立後重興門戶夫人之大者如此桃夭以逮下遺秉以惠人無庸件繫也令子京兆希轍孝愛之德聞於天下板輿所至讌喜相從旬朔獻壽子孫成列歲時稱慶組佩盈門一時士族以爲榮羨丁巳秋京兆徵尹奉天君命嚴程庭幃萬里時夫人七十有八矣桑榆日暮寸草減暉京兆之在關外每當夜半轉側不寐涕零如雨而夫人几杖幽閒眠食如故逮京兆假歸迎門笑語睽隔逾時一旦聚集若有天相之者子產之中道心痛曾參之精感萬里古今之相去何遠又二年而夫人方卒則康熙辛酉十月二十一日也距生萬曆庚子五月二十三日享年八十二明年四月十一日祔葬工部之塋於六峯雞頭

山原夫人之封恭人從夫之貴也改封孺人從子之貴也嘗觀李本甯弇州夫人之誌貴盛當時無比而夫人不得有一日之歡陶石梁喃喃錄言吾越商太夫人奉養之盛繁祉元福近世鮮有然亦是遭際之適然不足以爲異顧京兆爲時名臣楷模士林而芝草玉樹琳琅階下豈可與夫人同日而語哉義不佞與京兆爲執友聆夫人之美最熟京兆托爲譏述故不敢辭其子姓見之工部誌者此不重述銘曰

高門之祥降於錢氏相門之慶鍾於女子工部之配京兆之母閨門作範藤城不朽

錢忠介公傳

丁巳

錢忠介公肅樂字希聲別號虞孫浙之鄞人也祖若賡隆慶辛未進士知臨江府臨江三子長靖忠舉萬曆戊午鄉試次益忠瑞安縣學訓導次敬忠己未進士知甯國府公瑞安之子也母楊氏繼母傅氏公登崇禎癸丑進士第是時場屋之文雖宗大家而無所根柢獨公沈湛於大全以歐曾之法出之故一時號

爲名家授太倉知州二張負人倫之鑒吏於其邑者瑕疵立見公下車未幾二張交口讚誦公每謂人曰我若得罪天地當令子孫斬絕自揣歸家量口炊米裁身置屋書生門戶如斯而已遷刑部員外郎丁瑞安憂浙東議降附公大會縉紳士子於城隍廟痛哭敷陳建立□旂鄙夫恐爲禍階者陰致書定帥王之仁謂滄滄訛訛起自一二庸妄書生須以公之兵威脅之方可無事庸妄書生者指公而言也已而定帥至寧陳兵教場亦受公約出鄙夫之書洛誦壇上鄙夫戟手欲奪之定帥色變公令之任餉而止畫江之守公分訊瓜瀝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尋陞右副都御史上言國有九亡而無一存民有十死而無一生賢人彗遜不肖攘臂一也憲臣劉宗周之死關係宗社密章太牢朝典未備二也外戚張國俊權傾中外共指神叢三也臺省直諫發言盈廷無傷羣枉四也朝章令甲委諸草莽五也狎邪小人借推戴以呈身闖茸下流冒舉義而入幕六也楚藩江干開詔息同姓之爭李長祥面加斥辱七也咫尺江波烽煙不息而越城衰衣博帶滿目太平讌笑漏舟之中回翔焚棟之下入也所與托國者

強半宏光故臣鴉鳥怪聲東徙尤惡飛蛾滅燭至死不改九也民爲根本七月
兩水廬舍漂沒以水死西成失望以饑死執干戈以衛社稷以戰死文武衙門
絳標寸紙一日數至以供應死越人衣食取辦於舟楫調發既多民皆沈舟束
手以無藝死比戶困於誅求此營未去彼營又來以財死富室輸財亦以義動
之非有罪也而動加撈掠牢囚以刑死大兵所過沿門供億怒罵及於婦女以
辱死甲獻乙之貨丙報丁之怨百毒齊起以憂恐死今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
藩鎮之一吸將來合藩鎮之兵馬不能衛小民之一髮恐以髮死十也若不圖
變計不知所稅駕矣戶部主事邵之詹畫地分餉以紹興八邑各有□師專供
本郡寧波專給王藩公言臣師二千旣無分地理須散遣但臣自舉義而來大
恥未雪終不敢歸安廬墓散兵之日單丁入伍濟則君之靈也不濟以死繼之
浙師旣潰汎海入閩思文授以原官閩亦尋破隱於福州之化南魯王航海至
閩從亡者文臣熊汝霖孫延齡武臣建國鄭彩平□周崔芝閩安周瑞蕩湖阮
進汝霖爲東閣大學士建國署兵部尙書事公朝見建國舉以自代王謂諸臣

曰江上之師不能成功病在不歸於一公請以建國爲元戎諸鎮皆受其節制則兵出於一矣又言兵貴精鍊然鍊兵非旦夕事也今命建國挑選敢死善戰之士不論某營某營另爲一軍自今一切封拜掛印暫行停止懸金印於此令曰有能將建國挑選之兵先鋒破敵不論守把等官卽以印佩之議者曰不然各藩以私錢養其私兵孰肯令其挑之以去公言無已則改前法今自建國以下六大營每營挑選敢死善戰之士另爲六軍懸金印六於此令曰有能將本營挑選之士破敵者不論守把等官各以印佩之王以爲然自是之後兵威頗振王之初入閩也次中左所中左所者賜姓所營之地也賜姓不肯奉王以丁亥歲爲隆武三年故王改次長垣建國自以其軍連破郡邑賜姓不與焉是年十月公擬詔頒明年魯三年戊子大統曆於是海上遂有二朔時劉沂春吳鍾巒皆隱遯不起公疏薦沂春爲右副都御史鍾巒爲通政司使又寓書兩公時平則高洗耳世亂則美褰裳急病讓夷前哲訓也司徒女子猶知君父東海婦人尙切報仇嗟乎公等忍負斯言二公翻然就道而思文遺臣無不出矣戊子

王次閩安鎮公請立史官言近者主上遣使訪求隆武又議爲宏光發喪長樂知縣鄭以佳科臣劾之主上憫其清苦又重違言官姑降級消息之旋與滄雪卽此三事皆可傳遠豈以艱難遂泯庶績晉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疏辭者四面辭者三王終不聽與馬思理劉正亨同入直當是時以海水爲金湯以舟楫爲宮殿公每日繫河楫於駕舟之次票擬章奏卽於其中接見賓客票擬封進牽船別去匡坐讀書其所票擬亦不過上疏乞官部覆細小之事大者則建國主之王亦不得而問也先是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安攻福寧州將破其帥涂登華欲降第謂人曰豈有海上天子船中國公公致書謂將軍獨不聞有宋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船中乎後世卒以□□歸之而況於不爲宋末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則非其人也以言乎保身則非其策也依沸鼎以稱安巢危林而自得計之左矣登華遂詣建國降建國欲使其私人守之劉相不可建國反掠其地公與劉相書每不直建國建國聞之恨甚公固有血疾至是憂憤疾動而卒六月五日也年四十三王遣官致祭贈太保諡忠介

後六年而閩人葉進晟葬之黃蘗山舊史曰自會稽而航海者孫碩膚熊雨殷沈彤庵與公四人皆相行朝孫碩於滄洲沈沈於南日公與熊皆因鄭彩而死在昔文謝孤軍角逐於萬死一生之中空坑安仁之敗亦是用兵非其所長其進止固得自由也未有一切大臣聽命於武夫之恣睢排異同此呼吸之死生而蠢然不得一置可否如幕客如旅人閩有平國浙有方王海上則建國賜姓定西不啻一邱之貉公與雨殷稍欲有所發舒朝懷異議暮入黃墟忠臣之熱血不灑於疆場之鐘鼓日染夫睚眦之干戈雖由遇此厄會然推原其故有明文武過分書生視戎事如鬼神將謂別有授受前此姑置當其建義之始兵權在握諸公皆惶恐推去不敢自任武人大君而悔已無及矣公之從子魯恭欲余次公二十年來乘桴之事若滅若沒停筆追思不知流涕之覆面也

陳令升先生傳

先生諱之問字令升別號簡齋本武烈王高瓊之裔十五世孫諒遷海昌趙家橋依外家陳氏遂冒其姓曾祖中漸贈禮部尚書祖與相萬曆丁丑進士仕至

貴州左參政父元成太學生陳氏科甲冠於兩浙而先生不以華膺爲意顧獨好讀書自六經三史以下八家之集唐宋之詩丹鉛殆遍高會廣座有所徵引長篇累牘應口吟誦以架上書覆之不錯一字當世文章家指摘其臧否咸中要害聞吳志伊作十國春秋先生曰古人著書以爲法戒十國人物乘時盜竊皆出下中何容追捨其遺事乎錢牧齋有學集出多所改竄先生訪原本細書旁註顧不免於疑論先生曰沈約虞世南之集後世又何嘗廢之有問綏寇紀略流寇志優劣先生曰兩書豈可並論顧梅村之集不及紀略遠甚疑不出於梅村然舍梅村又無可與梅村當者又言侯朝宗王于一其文之佳者尙不能出小說家伎倆豈足名家蓋余與先生讀書每得其緒論如此先生於書畫古奇器賞鑒無不精絕而青烏素問龜卜雜術皆能言其理嘗見其卜龜追一亡人指其兆在某方已果于某方獲之習其伎者以爲不如也先生嘗從學於戴山漳海兩先生顧未嘗談學與人言者不出詩書然而知學者莫如先生先生爲文壽余以爲學在天地有宗有翼宗之者一人翼之者數十人所謂後先疏

附也堯舜去人其閒亦邇禹皋萊朱望散亦復略舉成文以例其餘顏曾既往董韓未與孟子以一身任仲尼之學之重開繼茫茫有宗無翼所謂軻死而不得其傳者已若於無有兩嘆寓之蓋孟子之憂患深矣有宋絕學旣明以後集成攷亭門徒甚盛史不勝書迄於元明胤續之際何其彬彬者歟許姚趙竇洛學行於北金吳虞許閩學彰於南以逮柳黃吳宋之徒莫不推究精微張皇六藝卒開三百年文明之治可不謂有宗有翼之極盛者歟前明學脈莫盛姚江翼之者爲江右爲淮南爲東越雖復功咎叢興末流將剝然而敝之所生揅之所始也剝之寢微復之寢昌也吾學蓋未嘗一日而絕也余攝齊戴山漳浦兩夫子之堂兩夫子之學莫不原本攷亭追溯濂溪二程以達於孔孟而一時門徒未見有董常黃榦之儔者何其寥寥者歟黃子於戴山門爲晚出獨能疏通其微言證明其大義推流溯源以合於先聖不傳之旨然後戴山之學如日中

□□□□□□□□文淵綜律曆百家稗乘之言靡不究心擬之開物成務又何不謀而有合也儒林道學宋始分途耳食者如燕與郢之不可合以孔孟家法裁

之亦曰學而已矣黃子之學所謂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固非宋史兩家之所得私而隻輪孤翼又豈無期望既往後望來者岌岌然懷兩無有之恐乎於是而知先生之不談學憂深慮遠斯人固未易測也先生於詩文亦不多作余勸之曰以先生之詩文虎帥以聽誰敢不從先生不應今人胸中無整段書描寫得歐曾一二曲折便以作者自命先生可以作文而不作彼不可以作文而覷然作者不亦可愧乎余與之同學五年霜天寒夜漏已參半余於臥榻中聞先生放筆鏗然率以爲常先生之力學寒士中所未見也顧獨傾心於余臨沒前一日猶作書招余余能忘其把臂之言乎先生官封左諭德子皆貴人有當世鉅公志之余故不具論且恐先生之學爲富貴所掩也

通議大夫兵部職方司郎中太垣靳公傳

今夫一代之立法不能無過不及所藉奉法者爲之裁量於其閒使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故足以開物成務此非嵬瑣小儒之所能知也吾於太垣靳公見之矣公諱弼字太垣先世爲山左之歷城人明初有名清者以邊功授百

戶家於遼以征爾朱山陷陣力戰而死遂世襲千戶中衰失職然而世爲官戶曾祖知白祖月軒皆贈光祿大夫考魁吾官通政使妣納刺氏繼傅氏贈封一品夫人兄爲大司馬紫垣公生華胄而欲以科舉自奮寒抄暑講括舊鉤新與孤寒之士爭一日尺寸之長時譽殷然滿場屋會八旗罷制科始以筆帖式起家擢中書舍人轉翰林院侍讀歷督捕四品員外郎兵部車駕職方二司郎中凡三遇京察考功第甲乙俱舉卓異第一再奉 覃恩自中憲大夫晉階通議大夫以康熙辛酉八月十二日捐賓客年四十有四明年葬易州蓮花峯之陽國家新造攻城略地俘累卽爲軍賞斬刈首馘之餘汨沒於奴隸單門或以子母沒入姦人或以借勢投身凡此數者皆輕生亡命如獸之走壙於是特設督捕一部以主之跡捕之法凡其晝頓暮宿所過之處保甲悉皆連坐故跡者一人瓜蔓逮繫者嘗至數十人主者又不時具獄此數十人死者過半而跡者之罰不過鞭笞而已公憫其冤溢撰末減條例三上三報可其所活甯止千萬人乎公澄潤明澈案無留牘侍郎嘗考課諸司多堆積未經皆省視公止有數件

則日內所畧也侍郎以此奇之他司有逃人掠民子爲己子者獄久不決命公
理之公謂民曰汝何以證其爲汝子耶民曰吾子生而獨賢衆無知之者尋召
逃人問之旣爲汝子亦知汝子之形體有異乎逃人錯愕不能對數年滯獄取
定俄頃 國朝倣府兵之制幾甸之地悉圈賜八旗勳戚各委莊頭督之平居
則廝養坐食租稅遇征調則按圈地頃畝僉甲卒如數不崇朝而數十萬畢集
赴兵部驗名給行糧事已仍赴部驗放歸旗然充莊頭者類多巧詐猜禍之徒
爲能竄圖籍亂疆界槃結不可解其大較也有屬國內附應得圈賜朝議惟遼
左餘田可以贍給舉公往核之履畝之際隱占牢固莫可端倪公爲之丈量數
則調欺立見勸令自實以免罪戾不踰月而田數已盈歸報稱 旨公之剖決
大事往往類此而迫乎短日止開迹於一簣爲可惜也雖然逃人圈地二者爲
國家大節目公能潤色三章抽薪於烈釜之底解網於前禽之失便已歷駕前
修非常舉動矣元配崔氏累封淑人子六長治揚陝西鞏昌府同知次治荆欽
縣知縣次治青國學生次治岐次治克次治邠女一適王謨孫一孫女一欽令

介子門人孫士璘求傳余謂逃人踈目天下並受其福然未知其出於公也可
不表與

郁山戴君傳

君姓戴氏諱時遴字上子號郁山孝廉渤海公季子也世爲淮上人少孤端行
拱立尺寸程準日讀千字已記憶猶摘誦不離口事母至孝不以外傳失燠寒
晨昏之節與伯仲讀書星抄月纂筆態橫生旣而慨然嘆曰如是足以爲學耶
乃撥去今作脫換騷雅欲以力自成家達於時用隨補博士弟子員爲人落落
穆穆未嘗結納以作聲名比一申統素恩比同生其死喪緩急婚嫁有無皆引
爲當身之務夫有求而後應者所以待路人也豈爲吾友而設乎京口陳虎侯
以進士教授淮郡君與之爲友陞刺昆陽虎侯以老母幼子相托君護持甚力
未幾殫亂道梗而陳母死君爲之治喪必誠必信虎侯返無毫髮憾金衛生令
四川堂邑亦托以老母幼子君亦以待虎侯母子者待其母子而衛生之母亦
死君仍爲之殯斂衛生死於賊其孤流落君聞後令將往致券百金謂後令曰

以此資金君之丹旄耳衛生始得歸葬君之好義多類此惜乎其所施者小也然觀近日當天下之任者其所爲皆欺人之事也懸牛頭賣馬脯彼進而欺君此退而信友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君暮年築室萬□□□□著竹樹倘佯其閒而一以資之爲詩務爲□□清簡無俗閒鄙腐意君亦不欲藉之以爲名也三子曰曾曰晟曰星皆卓犖奇士君之所施當自此益遠矣

書錢美恭尋親事

錢美恭自敘曰先君諱士驢字房仲天啓丁卯舉人崇禎癸未授雲南陽宗知縣時有三子美恭其季也年甫八歲庶母與仲兄之官美與伯兄待母留故鄉未幾兩京淪沒滇南道梗伯兄亦亡戊戌己亥閒滇方內附美卽欲徒行老母勿許癸卯中秋老母謂美曰汝卽行貧兒何以爲萬里計乎美曰此不可計料絕處逢生未可知也遂於其月十七日依同邑范木公至江西依山右馬緒南至廣東得病幾殆留廣東者六閱月依大賈張爾侯至南甯瘴氣方惡留南甯月餘至廣南又病土人以草藥治之轉而爲疴扶病行山徑十步九頓抵蒙自

縣宿土城旅店永夜不寐呻吟悲涕聲達戶外有滇人楊姓者詢其始末美悉告之楊曰是故錢守兒耶守以考最擢嵩明州乙未五月二十日卒官葬臨安府通海縣之南山在滇復舉兩子滇中兵燹頻仍官民家無不盡於剽掠君家兄弟僮僕不知散失何所美聞此言五內崩裂我萬里尋親冀望生父同還豈知爲不可追之泉路乎至通海詢諸途人旣不知有流寓錢氏并不知有所謂南山者傍徨計無復之有告美者曰河西縣小街有下江人僦居盍往問之美匍匐其地亦皆茫然痛哭於路左觀者驚訝皆來問故有老人聞之曰我爲闕氏我兄應乾乙酉科錢公所取士也此地有童姓者君家舊僕詢之當得其詳及往僕適他出其婦滇人詰問再三愕然曰此豈浙來小主乎有頃僕歸不復識詳語之乃抱頭哭叩其始末與楊姓無異也僕遣子報仲兄美與僕謁墓南山仲兄至亦不相識矣哭拜墓下與仲兄商歸柩之計相視茫然次早探庶母幼弟頽垣敗壁不勝其慘闕君亦僅謀朝夕脫驂之事有志未逮時甲辰十一月五日離家一年餘三月矣賣緣入幕僅三月而所得傭值又爲土寇掠去寄

跡僧寮者一載乙巳流寓嵩明之兔兒關丙午丁未戊申三年閒往來宛轉丐
貸乃藉臬司張彥珩督郵趙文叔之力得以六月四日設奠祖道兩弟庶母留
滇仲兄與余東還九月十五日抵家往返凡六年其自敘如此余於甲午歲在
陳恭愍家見演傳奇尋親記者哀怨動人董次公指示余曰此美恭也其父孝
廉官滇中流落不返頗似傳奇中事少年忍而爲此是無心肝者豈知美恭萬
里之心卽在數尺紅氍上乎錢牧齋嘗向余痛瞿臨桂之火化也取柳子所爲
趙襄陽丞誌讀之百越蓁蓁羈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鄉流涕者久之瞿氏
子會錢二千金而燼其父骸美恭赤手而歸其父櫬人之相去如九牛毛豈不
信哉吾友錢廉求記其事若以趙襄陽例之卽以此爲錢嵩明誌可也

施恭愍立後議

按施恭愍兄弟三人長恭愍次翼明次簡如恭愍翼明皆絕簡如四子曰錫曰
銘曰鍾曰鎬以常例論之則銘之繼恭愍無容再議而妒銘者謂恭愍嘗有一
子名欽未幾而歿翼明之死在欽之前則銘當繼翼明而不當繼恭愍夫古來

宗法有大宗有小宗餘子無後者祔祭於宗子之廟故禮曰爲人後者孰後後
大宗也大宗不可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非大宗而立後者古未有也恭愍
小宗之宗子也翼明餘子耳原不必繼今一人必求一繼者世俗之瞽說也妒
銘者又謂恭愍既有子欽則當繼欽而不當繼恭愍銘與欽兄弟行不可繼此
又非也朱子曰宗子只得立適雖庶長立不得世子是適若世子死則立世子
之親弟亦是次適也今欽者是世子也欽死銘爲次適在所當立若必欲繼欽
則朱子何以不言繼世子乎田汝成立後論曰假令身爲繼別之子死矣有母
弟存焉卽可以承大宗不必取子於弟以續之而後謂之繼別也身爲繼禰之
子死矣有母弟存焉卽可以承小宗不必取子於弟以續之而後謂之繼禰也
此又甚明若必欲繼欽則是取子於弟以續之而繼別繼禰也請以王文成襲
爵例之王文成襲爵至承勳承勳子先進先進子業昌業昌絕若如妒者之言
是必當爲業昌立後何以當時嗣承勳者乃其弟之子先通而未嘗後業昌也
今銘之繼恭愍與先通之嗣承勳若合符節矣恭愍之嗣與世俗之繼大不相

同 聖天子哀憐其忠死追謚與地備諸卹典其表揚之至意但論其親疎不論其世次於親屬之中又只論其賢否不論其長幼昔之君子訪先賢之後而榮寵之如台州上蔡之裔秣陵東橋之廕皆用此法不可枚舉今銘也於恭愍爲最親在最親之中惟銘爲諸生忠愍之後舍銘其誰屬哉且恭愍家無四壁其夫人在時不飽半菽旣無家業可承銘而主其世父之祀情不容己昔王承勳之絕也有同高祖之姪孫王業洵命之爲繼其時業洵之兄業浩現爲大司馬何求不得然終不敢以疎屬繼承勳何物施某乃欲爲業洵之所不敢爲乎孔子射於矍相之圃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夫爲人後者何至與賁軍亡國等此蓋爲欲爲人後者言之也欲爲人後而不父其父在本生爲逆子在所後爲貪人施某無乃欲爲人後乎曾謂恭愍之廟不如矍相之圃乎

姚江春社賦

歲丙寅余以先忠端公入祀鄉賢留城東數日值賽神之會舉國狂遊憶癸

未於袁令座上施忠介言吾姚禮拜聚衆至數萬將有揭竿之變余云遊人
烏合非白蓮無爲之比言猶在耳忠介已爲千古人物余龍鍾曳杖雖繁華
過目而悽愴滿懷因爲賦之

原夫祠廟之設東嶽無兩固天帝之孫五岳之長而怪書僻說遂以爲收召魂
魄主帥翹翹伊黔首之無知唯禍福之是仰咸歌舞以接神杳風雲以舂蠻至
姚江之迎賽尤人情之狂蕩時當暮春芳草烟交桃花紅染柳心同而未折鶯
乍嬌而猶慊於是金鼓鏦錚旌旛舒捲節進退以佛號聲搖屋瓦別隊伍於懸
燈走及奔犬焚香則十里之霧明燭則列星之閃儼細柳之軍容恍上林之敷
衍城東五里有廟巍然十六之日四方畢瞻厥隊維百一隊數千蓋十萬之人
於此周旋紅塵四合歌吹沸天則有漂絮村姬膏梁纖弱娣姒乎襄王巫姊妹
乎陳思洛已捐團扇不施紺幕臉汰芙蓉氣澄蘭萼髮光可鑒流波似鍔釵則
紫玉槃龍裙則金泥簇蝶綵繚之聲若風度壑平日紅闥深閉錦車呵導者至
此而遊人下走不免肩挨而履錯真粉黛之如土目睛爲之銷鑠爾乃飛鳧競

渡羣龍出戲五彩陸離鱗甲鋒利爭先競捷濤狂浪厲隱隱填填共驚風雨之
驟至虞初故事院本俗演改陸從舟施輪暗轉孤鶻旦末樂工不選乃命稚女
充賦粉子蒙遺漚珠槿豔神心繾綣至若夜以繼晝素月流天士女雜沓燈火
連延暗中環珮陌上金鈿而江上神燈復顯異其閒初明滅于空翠旋激豔于
野田大炬前導碎火分傳若近若遠若散若聯聲啾啾而似語酸冷冷而無煙
味者以爲神之往來不知靈氣發洩於山川也念哲人之在昔兮以釀亂爲深
憂余答以無庸兮此不過僖父之春遊去之四十四年兮今復見於城陬悲哲
人之箕尾兮將謂吾何求亂曰鄭女芍藥曹盱婆娑成風土兮三春花鳥千古
文章爲藻黼兮夜月神絃空江巫笛今猶古兮

南雷文定後集卷四

南雷文定三集目錄

卷一

尚書古文疏證序

易學象數論序

鄭禹梅刻稿序

天嶽禪師詩序

錢退山詩文序

范道原詩序

畫師黃子期序

淮安戴氏家譜序

安邑馬義雲詩序

馬虞卿制義序

西山日記序

平陽鐵夫詩序

顧榮生六十壽序

天嶽禪師七十壽序

餘姚縣重修儒學記

傳是樓藏書記

與李郡侯辭鄉飲大賓書

再與李郡侯書

與康明府書

卷二

董在中墓誌銘

董吳仲墓誌銘

御史余公墓誌銘

錢清溪墓誌銘

王千秋墓誌銘

鄭峯陽墓表

參議密菴陸公墓碑

桐城方烈婦墓誌銘

金節婦墓誌銘

卓母錢孺人墓誌銘

東星禪師塔銘

豐南禺別傳

兵部尙書李公傳

周節婦傳

余恭人傳

廣師說

卷三

金石要例 附論文管見

南雷文定三集目錄

南雷文定三集卷一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尚書古文疏證序

吳草廬以古文尚書之僞其作纂言以伏氏二十八篇爲之解釋以古文二十五篇自爲卷表其小序分冠於各篇者合爲一篇寘於後歸震川以爲不刊之典郝楚望著尚書辨解亦依此例然從來之議古文者以吳傳攷之則多矛盾既云安國之學以授都尉朝朝授庸生庸生授胡常胡常授徐敖及王璜塗暉塗暉授賈徽徽以授其子逵其傳授歷然何以後漢書又稱扶風杜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同郡賈逵爲之作訓則其所授於父者何書耶既言賈逵爲古文尚書作訓何以逵之所訓者止歐陽夏侯之書而不及其他也又云馬融作傳鄭康成作注何以康成之注書序有汨作九共典寶肆命原命而無仲虺之誥太甲說命諸篇也卽篇名同者亦不同其文如注禹貢則引允征云筐厥元黃紹我周王乃孔書之武成文也又云康成傳其孫小同小同與鄭沖

同事高貴鄉公沖以古文尙書教授其學未絕何以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史傳之矛盾如此若以文辭格制之不同別之而爲古文者其采緝補綴無一字無所本質之今文亦無大異亦不足以折其角也唯是秦火以前諸書之可信者如左氏內外傳孟子荀子墨子之類取以證之庶乎思過半矣嘉靖初旌川梅鶯著尙書譜一篇取諸傳記之語與二十五篇相近者類列之以證其剽竊稱引極博然於史傳之異同終不能合也淮海閻百詩寄尙書古文疏證四卷屬余序之余讀之終卷見其取材富折衷當當兩漢時安國之尙書雖不立學宮未嘗不私自流通逮永嘉之亂而亡梅賾作僞書冒以安國之名則是梅賾始僞顧後人并以疑漢之安國其可乎可以解史傳連環之結矣中閒辨析三代以上之時日禮儀地理刑法官制名諱記事句讀字義因尙書以證他經史者皆足以祛後儒之蔽如此方可謂之窮經其原夷族禍始於泰誓短喪作俑於太甲錯解金縢而陷周公之不弟仁人之言有功於後世大矣憶吾友朱康流謂余曰從來講學者未有不推源於危微精一之旨若無

大禹謨則理學絕矣而固僞之乎余曰此是古今一大節目從上皆突兀過去
允執厥中本之論語惟危惟微本之荀子論語曰舜亦以命禹則舜之所言者
卽堯之所言也若於堯之言有所增加論語不足信矣人心道心正是荀子性
惡宗旨惟危者以言乎性之惡惟微者此理散殊無有形象必擇之至精而後
始與我一故矯飾之論生焉後之儒者於是以心之所有唯此知覺理則在於
天地萬物窮天地萬物之理以合於我心之知覺而後謂之道皆爲人心道心
之說所誤也夫人只有人心當惻隱自能惻隱當羞惡自能羞惡辭讓是非莫
不皆然不失此本心無有移換便是允執厥中故孟子言求放心不言求道心
言失其本心不言失其道心夫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不失人心而已然
則此十六字者其爲理學之蠹甚矣康流不以爲然嗚呼得吾說而存之其於
百詩之證未必無當也

易學象數論序

夫易者範圍天地之書也廣大無所不備故九流百家之學俱可竄入焉自九

流百家借之以行其說而於易之本意反晦矣漢儒林傳孔子六傳至菑州田何易道大興吾不知田何之說何如也降而焦京世應飛伏動爻互體五行納甲之變無不具者吾讀李鼎祚易解一時諸儒之說穢蕪康莊使觀象玩占之理盡入於淫瞽方技之流可不悲乎有魏王輔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時歲月五氣相推悉皆擯落多所不關庶幾潦水盡而寒潭清矣顧論者謂其以老莊易解試讀其注簡當而無浮義何曾籠落元旨故能遠歷於唐發爲正義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然而魏伯陽之參同契陳希夷之圖書遠有端緒世之好奇者卑王注之淡薄未嘗不以別傳私之逮伊川作易傳收其昆侖旁薄者散之於六十四卦中理到語精易道於是而定矣其時康節上接神放穆修李之才之傳而創爲河圖先天之說是亦不過一家之學耳晦菴作本義加之於開卷讀易者從之後世頌之學宮初猶兼易傳並行久而止行本義於是經生學士信以爲義文周孔其道不同所謂象數者又語焉而不詳將夫子之韋編三絕者直等之賣醬箍桶之徒而易學之榛蕪蓋仍如焦京之時矣

自科舉之學一定世不敢復議稍有出入其說者卽以穿鑿誣之夫所謂穿鑿者必其與聖經不合者也摘發傳注之訛復還經文之舊不可謂之穿鑿也河圖洛書歐陽子言其怪妄之尤甚者且與漢儒異趣不特不見於經亦是不見於傳先天之方位明與出震齊巽之文相背而晦翁反致疑於經文之卦位生十六生三十二卦不成卦爻不成爻一切非經文所有顧可謂之不穿鑿乎晦翁云談易者譬之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豈不更好斯言是也奈何添入康節之學使之統體皆障乎世儒過視象數以爲絕學故爲所欺余一一疏通之知其於易本了無干涉而後反求之程傳或亦廓清之一端也

鄭禹梅刻稿序

東坡以黃茅白葦比王氏之文余以爲不獨王氏也濂洛崛起之後諸儒寄身儲胥虎落之內者余讀其文集不出道德性命然所言皆土梗耳高張凡近爭匹游夏如此者十之八九可不謂之黃茅白葦乎其時永嘉之經制永康之事

功龍泉之文章落落崢嶸於天壤之閒甯爲雷同者所排必不肯自處於淺末蓋自有宇宙以來凡事無不可假唯文爲學力才稟所成筆纔點牘則底裏上露不能以口舌貴賤不可以時代束縛故六朝脂粉之世而有徐庾西崑驅染之世而有楊劉卽在黃茅白葦之中未嘗掩其本色也近時文章家共推歸震川爲第一已非定論不過以其當王李之波決瀾倒爲中流之一壺耳然震川之所以見重於世者以其得史遷之神也其神之所寓一往情深而紆迴曲折次之顧今之學震川者不得其神而求之於枯淡夫春光之被於草木也在其風煙縹緲之中翠豔欲流無迹可尋而乃執陳根枯榦以覓春光不亦悖乎宋景濂言文有九病其一種臭腐闌茸厭厭不振者非此之謂歟吾友鄭禹梅深於經術而取材於諸子百家仁義之言質而不枯博而不雜如水之舒爲淪漣折爲波濤皆有自然之妙其於震川有不期合而合者矣嗟夫文章之在古今亦有一治一亂當王李充塞之日非荆川道思與震川起而治之則古文之道幾絕逮啓禎之際艾千子雅慕震川於是取其文而規之而矩之以昔之摹倣

於王李者摹倣於震川蓋千子於經術甚疎其所謂經術蒙存淺達乃舉子之經術非學者之經術也今日時文之士主於先入改頭換面而爲古文競爲摹倣之學而震川一派遂爲黃茅白葦矣古文之道不又絕哉使禹梅之文大行於世吾知又爲一治故余敘禹梅之文不僅爲禹梅言也

天嶽禪師詩集序

當今之世士君子不可爲者有二講學也詩章也束髮授四書卽讀時文選時文者借批評以眩世不知先賢之學如百川灌海以異而同而依傍集注妄生議論認場屋爲兩廡年來遂有批尾之學詩自齊楚分途以後學詩者以此爲先河不能究宋元諸大家之論纔曉斷章爭唐爭宋特以一時爲輕重高下未嘗毫髮出於性情年來遂有鄉愿之詩然則爲學者亦惟自驗於人禽爲詩者亦惟自暢其歌哭於世無與也不然刺辨紛然時好之焰不可向邇此無他兩者皆以進取聲名爲計睥睨庸妄貴人於蹄涔盃杓之閒不得不然也學姑無論詩盍求諸方外乎方外以忘世爲教何所趨避今日梵吉之徒褻語成言鼓

扇愚俗支那撰述大概出此又在方內之下矣余嘗太息於斯天嶽畫公以直木堂詩集寄余評定余閱之兩日方畢五言古取裁於謝而以輕清敵其鎚鍊七言律似香山而不遷就老嫗之解不解然其至處自在五律凍澗枯槎霽雨孤籟務爲擎斂上之入王孟之室次亦不落大復以下豈獨振響於僧中者哉余於近日釋氏之詩極喜澹歸及徧行集出粉墨點雜矣雪嶠之詩在語風得之無意開先不能繼也錢牧齋構愁山未刻之集余繙不過數葉粗厲嗷叫之音觸目生憎絕不似道人語況於下此者乎今乃得之畫公余昔訪公於平陽平陽祖席也海內望之如五山十刹易於名世而公唯以脫去爲幸單丁土竈榮於金碧烟霞中人物恍然自有神遇無俟於剗心燥吻而後工也雖然作詩難知詩者尤難劉會孟言吾之評詩過於作者用意故會孟談詩世人鮮能及之牧齋嘗爲一知半解顧牧齋於明詩去取失倫畫公之詩自有會孟其人者嗟賞之則以余爲知言

錢退山詩文序

余過甬上適退山自淮歸出其詩文屬余評定閱之終卷其家傳足補史氏之闕文其談詩能留風雅之墜緒蕙芷芳潔非紅塵變場中筆墨也慨自唐以前爲詩者極其性分所至鉢心劇腸畢一生之力春蘭秋菊各自成家以聽後世之品藻如鍾嶸之詩品辨體明宗固未嘗墨守一家以爲準的也至於有宋折衷之學始大盛江西以汗漫廣莫爲唐永嘉以脰鳴吻快爲唐卽同一晚唐也有謂其纖巧釀亡國之音有謂其聲宏還正始之響學崑體者謂之村夫子學郊島者謂之字面詩入主出奴謠詠繁興莫不以爲折衷羣言然良金華玉並行而不悖必欲銖兩以定其價爲之去取恐山川之靈氣割裂於市師之手矣退山言作詩者固當出之以性情尤當擴之以才識涵濡蘊蓄更當俟之以火候三者不至不可以言詩此與宋景濂五美之論互相發明其於古今作者有品藻而無折衷蓋不欲定於一家以隘詩路也嗟夫退山飄零鯨背與蠻戶鯤人共夫煙火十死之餘人世富貴福澤之氣煎銷淨盡而後甘苦鹹酸之味始出嗟夫退山詩卽工矣究竟何用不過與悲蟬啼蝻爭鳴楓林葦叢閒彼作爲

雅頌陳之廟堂者皆時文捷徑之人物也於退山乎何有

范道原詩序

余在語溪得交范道原道原往江右余附書陳士業而士業已卒道原爲余弔之知其能信友也丁巳在海昌道原偕門人呂仁祖來講院留之信宿而去從此杳不相聞今年戊辰從子廉遠自武林返得道原書以已刻未刻詩稿待余評定且言舊稿於乙巳曾經余句除作序余忽忽忘之竟不知所序作何語也今展卷讀之愛其情事迫切音節諧婉如行雲流水無纖芥疑滯他人苦思所不能得者出之以平易不必問其作何家數固是詩道中之當行也余老矣飾巾待盡未知與道原相會何日有懷不可不罄世風不古今人好議論前人四書纔畢卽辨朱陸異同今古未分卽爭漢宋優劣至於言詩則主奴唐宋演之而爲北地太倉竟陵公安攻北地太倉者亦曾有北地太倉之學問乎攻竟陵公安者亦曾有竟陵公安之才情乎拈韻把筆胸中空無一物而此數者名目擾擾盤結不可但已究之出其所作好醜仍是其人本色未能於數目中有所

增加也虞山於兩派各有訾噉余遇閩古古於廬山極詆虞山評選之謬今古
古集出大略多是門面絕無情語又不得不以詆虞山者詆之矣則知相詆無
有已時豈如里婦市兒之罵以先息爲屈乎道原主持風雅但勸世人各做自
己詩切勿替他人爭短爭長則詩道其昌矣

贈黃子期序

先忠端公李寧國時閩人林柱字乾維畫一小像殉節以後曾鯨字波臣至姚依

林本幅寫一通二君皆名筆張之影堂魂神不遠歲庚寅余弟晦木爲馮氏牽
染聶丞操兵到門抄掠以去二幅化爲雲烟余百計訪求不獲遂令邑人李和
追摹僅得髣髴錢牧齋謂先公狀若天神者不可得矣太夫人累年每畫小像
皆出凡手最後有慈谿魏霞生者無所傳授多爲村落傳神無有不肖爲太夫
人晚年圖真稱合作余甚喜欲令追畫先公而霞生輒死今歲戊辰六月子期
自武林觸暑來訪子期出蕭山大藏宗支爲吾大年伯諱可師丙辰與先公同榜官行人孫行
以傳神著名海內其師爲謝文侯文侯師曾波臣遠有端緒余因令寫先公末

後伍員讖語及蕺山夫子泣別像太夫人禮斗誦經二像曲盡思致而其尤妙者誦經一圖余不見吾母之誦金剛經八年矣一旦遇之紙上恍然當日喃喃景象不覺泣下沾巾較之霞生又能得其神也非藝之精何以有此古人祭祀無不用尸蓋不敢死其親之意畫像者尸之流也程子曰苟毫髮不似便非吾親若夫尸則全然不似矣畫像卽不肖猶有一二分之似也今日尸廢而像存亦理勢之自然顧安得如子期者而爲之可以無程子之憾乎

淮安戴氏家譜序

自宗法亡所以收族屬者止有譜系一事釐其親疎明其長幼古之君子兢兢於是而不敢忽也然以余觀之天下之書最不可信者有二郡縣之誌也氏族之譜也郡縣之誌狐貉口中之姓氏子孫必欲探而出之始以賄賂繼之啗喝董狐南史之筆豈忍彈雀氏族之譜無論高門懸簿各有遺書大抵子孫粗讀書者爲之掇拾訛傳不知攷究牴牾正史徒詒蚩笑嗟夫二者之不可取信如此以余之所經歷者言之徐汝珮者陽明先生之弟子也當時南宮發題以議

新學汝珮不答而出以此賢之及爲同知楚中侵餉事覺因而縊死時人爲之語曰君子學道則害人小人學道則縊死也見於弇州筆記余修縣志其後人欲入之鄉賢余不可遂爾相讎姚邑有三太傅祠祀晉謝安石宋外戚謝某明謝文正原已牽合余視其神位安石之夫人爲毛氏余語其宗祝曰按晉書劉夫人非毛氏也其人對曰此家譜所載甯有訛乎余笑曰劉夫人生前奇妒想死後安石出之也觀此二事其他可知矣萬公擇自淮上歸門士戴曾戴晟寓書求序其家譜云祖籍休寧自高祖遷淮至今七世一依休寧譜式每五代一起高祖以上推所自出以至始祖高祖以下珠聯玉貫功德之著孝友之實無不詳焉此作譜之大略也余讀元人唐桂芳文集武王克商封微子於宋七世而曰戴公此戴姓之權輿也或綴或分或湮或振或以刪經而附列正經或以講席而坐奪重席具載傳記雜出姓氏之編有足記也績溪之譜處士玉甫輯之旣而廷偉圖之考其故先世自江西袁州徙於新安其居績溪則自汀州通判傑公始也今淮上之祖出自休寧不知於績溪是同是異二子必能辨之昔

解大紳精於譜學凡江西一省之氏族源流婚姻官閥無不淹貫蓋有子姓所不及知者余也學殖荒落不能爲二子詳核也

安邑馬義雲詩序

己巳元夕會講於姚江書院康明府實來講畢明府出其友人馬君義雲詩俾余評定其楚遊已有評之者晉風一編未經南方作家之手雖刻而不敢自信故欲明府懸之國門別其粉墨嗟乎南方豈有詩家南方之無詩也非無詩也夫人而能爲詩也夫人而能爲詩則自信其詩於是僻固狹陋之病盤結胞胎即使陶謝詔之於前李杜王孟鞭之於後不欲盼其帷席是安得有詩乎且君之所處固詩國也青谿千仞肆志於仙遊空梁燕泥爭名於隋帝開初唐者王勃成盛唐者盧綸柳宗元結晚唐者司空圖君取之鄉邦而足矣乃以通方之見架學區中飛才甸外卽此不敢自信之心便自詩家三昧也昔誠齋自序始學江西既學後山五字律旣又學半山老人晚乃學唐人絕句後官荆溪忽若有悟遂謝去前學而後渙然自得夫誠齋之所以累變者亦不敢自信之心爲

之也今君之所成就五言如破昏殘夢斷披曙曉風輕古木驕平野山光悅鳥
情閒看花欲語漸覺鳥相窺忽羨鶴眠穩轉疑鷗夢輕名花如有待冷豔向誰
親鳥跡留奇字花明映素書七言如千條弱柳維征轡一曲驪歌繞徑堤山寂
任憑飛鳥集徑深畢竟落花多孤雁撩空雙鬢白杜鵑啼罷一天寒紅葉飄零
堆冷豔荒郊慘變結愁煙風雨各天思聚散煙霞半壑憶寒溫豈意平陂分世
路無端風雨閒山川休嫌此際清光少轉畏當年險阻多長堤渺渺藏鴉起細
柳陰陰出鳥聲偶行隴畔微風至坐對山峯皓月臨荒村歷落幾人家細雨春
深發杏花吐言天拔已足脂粉藝文而猶不自信如此則此後甯復可量耶

馬虞卿制義序

老屏空山東制義不觀者五十年矣康明府以其鄉馬虞卿制義屬序余無以
應念束髮出遊遍交海內時文之壇坫可得而言甲子乙丑閒周介生倡爲古
學因尙子書繁露法言家傳戶誦又數年戊辰張天如易之以注疏名爲表經
未幾吳次尾以八家風動江上陳臥子以時務崛起雲閒而艾千子以先民矩

獲短長當世要皆各有長處逮至於今蒙引存疑之說行士皆踽踽守其軌轍不敢尺寸踰越於外已又去蒙存而爲說約此本舉業捷徑與理學無與黠者從而張皇其閒竊語狂吠發爲時文之批尾面牆之士子遂以批尾爲學無子書之凋繪注疏之沾滯大家之蔓延時務之刻核頗諧俗構彼芻靈之象形疑悽愴之來格以便其空疎不學之實則千子爲之作俑也昔之爲詩者一生經史子集之學盡注於詩夫經史子集何與於詩然必如此而後工時文亦然今顧以時文爲師經史子集一切溝爲楚漢且并諸儒之理學視之爲塗毒鼓聲窮經之學顧如是乎虞卿之爲文也華與實副中與外溢意有入而非刻露詞有章而非粉飾其昌明靡浩之氣尤在筆墨陶冶之先夫豈以括帖爲牆壁者乎風急天寒之夜必有當門定脚之人虞卿之謂歟

西山日記題辭

丁長孺先生嫉惡如仇宣城縱橫楚浙富平主察斥其黨七人舉朝大譁先生抗言七人宜斥救者非是波路壯闊不惜以身爲砥柱沒後文集出崑宣纖芥

之惡無所隱避世以比之史鉞去之再世聞孫蓼庵刻其西山日記所記皆嘉言善行雖其人下中而一事合宜亦必書之然後知先生之恕也夫立表以定子午非子非午皆從子午而出不準的於表則倒影斜線皆自以爲子午矣日記固先生所立之表也先生之嫉惡亦嫉其非子非午自以爲子午者而已矣妖鏡之幻人也或現夫弁冕或現夫狐鼠人莫不貴弁冕而賤狐鼠然而妖鏡之弁冕狐鼠使軒轅鼓其橐籥按以弦望金烟玉水所照未必不反是也昔倪文煥黨逆而歸喬侍御往訊之曰楊左二公以忤璫罹禍君子也公糾之何故文煥曰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時有一時之小人我居言路時莫不罵楊左爲小人我自糾小人耳今局面一翻莫不稱楊左爲君子吾亦以爲君子矣以世情言之文煥實爲名言嗚呼世情之是非象沒深泥盍亦觀先生之書以審其子午矣

平陽鐵夫詩題辭

唐人之詩大略多爲僧詠如岑參之相識唯山僧盧綸之幾年親酒會此日有

僧尋鄭巢之尋僧踏雪行留僧古木中皇甫曾之吏散重門掩僧來閣復閑項斯之勸酒客初醉留茶僧未來李山甫之檻前題竹有僧名李洞之壁記醉僧書鄰僧點寒竹張喬之僧說讀書年吟僧欲伴行朱慶餘之時復留僧宿唯僧得往還江僧伴晚吟崔塗之暫得同僧靜偏逢僧話久耿緯之尋僧已白頭地球之問寒僧接杖馬戴之孤壁野僧鄰其他不可枚數豈不以詩爲至清之物僧中之詩人境俱奪能得其至清者故可與言詩多在僧也齊己云五七字中苦百千年後清此之謂也豈若今之支那撰述惡詩村偈粗厲嗽叫之音剽取市塵以爲脚本乎余居四明山中僧舍不啻千餘閒時遊覽但見有物象人詰之口輒動所謂僧也此曹不可與共談笑況於詩乎平陽鐵夫各元立兩月之閒兩度過我已出其詩不染纖塵真英靈衲子唐人之所詠也有天岳以爲之師當趁此色力專志讀書無徒普說茶話理會饅頭夾子也

顧君榮生六十壽序

陳介眉教授里中書舍至不能容其時顧在瞻來學介眉稱其爲後來之秀因

同毛孝章訪余於黃竹浦訥口少言未幾返於淮海歲辛酉萬公擇自淮歸言
在瞻倡率其里人爲經史之學不殊甬上余喜其索居而能自立也丙寅冬十
一月在瞻不遠千里問病於師重過黃竹偉然如劍客奇材當是稼軒同甫路
上人物余兒自都中寄書以其家先生榮生六旬壽序爲請君山陽人長身岳
立膂力過人所挽弓數石發必命中嘗與人較射以他弓授之應手而折雅欲
以功名自見入海澄公麾下從破廈門論功陞遊擊浙帥朱君招之共事君遂
來定海部伍霜寒刁斗應節耿逆之亂海水羣飛常提督節制諸師出海擊之
至大佛頭賊伏舟山峽俟官兵半濟橫衝爲二首尾不能相應朱帥在圍中各
舶莫敢向邇君擬刃枕工頸上使之轉舵突入賊陣砲聲雷鉦波濤起立賊帥
朱非熊殲焉朱非熊者烏雞島賊精於水戰賊恃之橫行海上非熊死而水師
不競矣事平君成功不居返於淮海讀二溪語錄有得日與周君調講性命之
學君調固奇士嘗參史閣部軍事失勢爲獄吏所困從園中得大光明遂弃家
爲僧其所以與君語人莫能測也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爲是古之學

道者每輕將相余以爲非能爲將相者不可以學道故子房輔漢而赤松絕粒長源定難而嬾殘分芋李林甫之陰賊盧杞之奸邪未嘗不遇異人終爲蟻鳶所笑耳君雖不爲將相而海上之捷則大將之所爲也於學道也何有今以將相之業授之於子振衣千仞諱言平生則謂之輕將相也

天岳禪師七十壽序

自達磨之來六傳至大鑿鑿之後析爲二宗其一爲石頭雲門曹洞法眼宗之一一爲馬祖臨濟潞仰宗之是爲五家宗派於是世之爲釋氏者莫不以承接源流爲事競張空虛某祖某代儼然自命於白椎卓杖之閒顧未幾而聲銷響滅與者受者同一庸妄古之人以道爲通塞今之人以師爲重輕師者道之表也有其表則當求其實以應之苟惟表是循儲胥虎落豈能寄汝不朽是故遁肇澄遠未嘗有宗派可尋其名器豈讓傳燈雲門法眼潞仰之絕無關佛法感衰則知人重夫世系非世系之足以重人也嗟乎吾豈敢薄待方外之人乎謝康樂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憧憧瓢笠旅俗膠加故震旦諸師欲撫中下之資

不得不言椎朴少文無害於道愚者誘於其迹直謂聖人道妙可以鄙俚凡近
躡至牛頭馬脯以搏源流遂薄經論爲淺教斥文字爲異端愈趨而愈下矣天
岳禪師年十三卽爲詩人銳志讀書始出而遍參名宿雪嶠玉林箬庵山翁在
釋門如五緯之麗天芒寒色正皆急於得師而卒歸之山翁師從悟後發爲文
詞湔拂塵蒙霑飾光價其學問之功非師資所獎余以爲如師者始不愧傳燈
中人物耳他又何論哉庚午暮春爲師掛履之辰其門人鐵夫過我黃竹以壽
文謁余余語之曰子之師其詩詞足以自壽余之所言無乃贅乎

餘姚縣重修儒學記

唐荆川王道思以爲漢之經術宋之道學其人才之成就皆師弟子私相授受
無所與於學校此蓋有激之言以吾餘姚論之則大有不然自虞仲翔之易擅
東南之美嗣起者代不乏人其出於學校與否姑不具論元末明初經生學人
習熟先儒之成說不異童子之述朱書家之臨帖天下汨沒於支離章句之中
吳康齋陳白沙稍見端倪而未臻美大聖神之域學脈幾乎絕矣高忠憲云薛

文清呂涇野無甚透悟亦謂是也貞元之運融結於姚江之學校於是陽明先生者出以心學教天下示之作聖之路馬醫夏畦皆可反身認取步趨唯諾無非大和真覺聖人去人不遠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後之儒者唯其難視聖人或求之靜坐澄心或求之格物窮理或求之人生以上或求之察見端倪遂使千年之遠億兆人之衆聖人絕響一二崛起之士又私爲不傳之祕至謂千五百年之閒天地亦是架漏過時人心亦是牽補度日是人皆不可爲堯舜矣非陽明亦孰雪此冤哉故孟子之言得陽明而益信今之學脈不絕衣被天下者皆吾姚江學校之功也是以三百年以來凡國家大節目必吾姚江學校之人出而搢定宋無逸之纂修元史黃墀陳子方之自沈遜國宸濠之變死之者孫忠烈平之者王文成劉瑾竊政謝文正內主彈章魏奄問鼎先忠端身殉社稷北都之亡施恭愍執綏龍馭南都之亡孫熊伏劍海島其知効一官德合一君者不可勝數故姚江學校之盛衰關係天下之盛衰也先是廟學頽敗上兩旁風一宮之外皆爲茂草當事簿書之事勝於俎豆卽有畚築聊爾具文至使

數十年之中人才寥落科名亦且天荒夫營室無功單子知陳有咎國庠爲圃元輿憂道將陵忍使陽明闕里而顛悴於 盛世乎晉中康侯如榘以經術爲吏治下車卽爲此懼廣文沈君焯方君運昌佐以精誠沈君以己財首創啓聖宮康侯捐俸倡之田二尹守一繼之郡侯李公行部至姚嘉與是舉復加申敕士心雷動各捐有差董其役者諸生某某等謹刀布以索力拷鑿鼓以程工經始於某年某月落成於某年某月以義嘗學於舊史見屬爲記念陽明之學今時閒有異同余嘗移書史館諸公不執己見慨然從之夫道一而已修於身則爲道德形於言則爲藝文見於用則爲事功名節豈若九流百家人自爲家莫適相通乎古之釋奠於先師者必本其學之所自出非其師勿學也非其學勿祭也今天下萬國皆有學亦復有先師如陽明先生者乎陽明非姚江所得私也天下皆學陽明之學志陽明之志使吾姚江之士溝猶督儒嚶嚶不能效門室之辨有一陽明而不能有之不其慙歟 聖天子崇儒尙文諸君子振起以復盛時人物行將於廟學卜之矣

傳是樓藏書記

歐陽公云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二者正是難兼至於書之爲物卽聚而藏之矣或不能讀卽有能讀之矣或不能文章求是三者而兼之自古至今蓋不能數數然也古來文士不乏抱兔園寒陋十數冊故書修飾成家偃然欲以行遠難矣古來藏書者亦不乏兼收並畜錦軸牙籤爭長於名畫奇器之閒酒闌燭跋充爲耳目之玩此可謂之讀乎近世之以博洽名者陳晦伯李于田胡元瑞之流皆不免疥駝書籠之誚弇州牧齋好醜相半上下三百年閒免於疑論者宋景濂唐荆川二人其次楊升庵黃石齋森森武庫霜寒日耀誠閒世之學者也何意當吾世而見之健庵先生乎喪亂之後藏書之家多不能守異日之塵封未觸數百年之沈於瑤臺牛篋者一時俱出於是南北大家之藏書盡歸先生先生之門生故吏徧於天下隨其所至莫不網羅墜簡搜抉緹帙而先生爲之海若作樓藏之名曰傳是昔人稱藏書之盛者謂與天府相埒則無以加矣明室舊書盡於賊焰 新朝開創天府之藏未備朝章典故制度

文爲歷代因革皆於先生乎取之是先生之藏書非但藏於家也先生內備

顧問外獎風流雖十行俱下而矻矻焚膏倚相之九邱八索子產之寶沈臺駘

方之昔人豈繫多讓其精勤如此當貞元會合之氣文統必有所歸先生施於

名命爲雅誥刻於金石無愧辭風聲所播山心松友之士莫不推琴而起共集

門牆一經盼睐皆合宮懸其爲文也宏矣然則兼是三者而有之非先生其誰

與嗟乎自科舉之學盛世不復知有書矣六經子史亦以爲冬華之桃李不適

於用先儒謂傳注之學興蔓詞衍說爲經之害愈降愈下傳注再變而爲時文

數百年億萬人之心思耳目俱用於揣摩勦襲之中空華臭腐人才翦茸至於

細民亦皆轉相模倣以取衣食遂使此物汗牛充棟幃蔽聰明而先王之大經

大法兵農禮樂下至九流六藝切於民生日用者蕩爲荒烟野草由大人之不

說學以致之也數窮必復時文之力會有盡時先生主持文運當必有以處此

人將指此樓也與白鹿爭高矣先生以某嘗登是樓命之作記惜某老矣不能

假館而盡讀之也

與李郡侯辭鄉飲酒大賓書

康父母來申老公祖之命承命驚惶鄉飲酒 朝廷之禮樂於斯而寓得其人
則見王道之易易失其人則如近日之具文徒爲識者所笑今以老公祖行之
知其不徒然也然以頑鈍平生無不善狀如義者充賦則未免失其人矣義豈
敢犯不韙而冒昧承之以誤老公祖知人之明哉義蒙 聖天子特旨召入史
館庶人之義召之役則往役筆墨之事亦役也義時以老病堅辭不行 聖天
子憐而許之今之鄉飲酒亦奉 詔以行者也假若應命而赴召之役則避其
勞而不往召之爲賓則貪其養而飲食衎衎是爲不忠一不可也義幼而伶仃
先忠端身殉社稷義旣不能如緹縈之上書代死又不能如龐娥之手刃仇人
有愧女子竊不復自比於人數苟此歲月未嘗不自賤其老也今廢蓼莪之詩
而歌伐木之章是爲不孝二不可也鄉飲酒之禮所以觀德故必使進趨中度
升降揖拜竟日無倦而後禮明樂和衆乃大悅義秋閒一病去死無幾以是龍
鍾潦倒行止須人苟入賓筵使觀者笑其郎當三不可也孔子射於矍相之圃

觀者如堵牆公罔之裘揚鱗而語曰幼壯孝弟耄耄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向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義幼壯不能孝弟耄耄而又違禮應命以從流俗其可乎倘俟揚鱗而後去亦已晚矣老公祖奕世忠孝錫類之仁必不肯陷人於不義收回成命使義得修身俟死此卽老公祖之三薰三沐也

再與李郡侯書

捧讀老公祖手教殷勤篤摯其下士好賢真不讓於李文公矣義亦何幸而身親遇之但區區衷款未蒙賜允則不敢無說從來大賢之待士有相違而實相成者有相隨而爲相失者昔張魏公欲起蘇雲卿於灌園雲卿不應魏公終不強之天下誦雲卿之高節亦誦魏公之大度所謂相違而相成者也王介甫徵常秩於布衣常秩就道介甫甚信任之天下議常秩之干進亦議介甫之尙同所謂相從而相失者也義之不才老公祖欲豁其幽篁之面目進以俎豆之趨踰無論顛倒衣裳卽使奉命而來以八十之老人祝鯁祝咽成禮而退亦不過一時之觀美何如使義得遂麋鹿之性天下之人必交口而誦曰李公之舍己

從人如此李公之愛人以德如此李公成人之美如此李公晰義之精繭絲牛毛如此且使義得免於疑論一舉而五善備焉豈非當世之盛事與不然少無仕宦之情老忘采頤之戒義之一身將狼狽失據大君子甯不哀之邪所陳皆出血心伏冀老公祖俯鑒寬其違命之罪則知己感恩皆兼之矣

與康明府書

南山一帶虎變異常兩月以後所傷將及二十餘人矣攬水之下有一小庵四僧而食其三東奧居人今月初五日至初九日每日而殺一人四五成羣白晝跳梁其中一黑虎銳喙人立尤爲毒害其次一黃虎面有白文若川字與之爲副搏人而食無有脫者近山村落鳳亭雙雁通得之閒當晝蔽戶不敢輕出樵採路絕居民釀金設醮毫無應驗人言老父母之德政虎宜渡河今肆行無忌若此其故安在嘗讀東漢循吏傳童恢之治不其民嘗爲虎所害迺設檻捕之生獲二虎殺之古人之爲政正不必出於一道也有以德化者有以力制者其爲循良則一而已矣鱷魚之患韓文公作文以祭之陳文惠公因其害張氏之

子遂命郡吏擊小舟操巨網往捕曳之以出鳴鼓誅之因作戮鱷魚文並傳千古以爲美談後人無有優劣之者老父母固二公之流亞也甯肯坐視宇下之小民肝腦塗地而不爲之動心乎且鱷魚之害不過張氏一童子耳文惠尙爲之復仇況今殘暴至於二十人外乎若曰此非考成所及大吏不以之督責小民不以之怨咨何與吾事此則俗吏之恆情老父母必不出於此也然則若何可以除之夫虎雖多力不過兼壯夫二三敵以十人則絀爪牙雖利但可施於咫尺禦以燒炮則絀第嘗訪問獵夫有陸奇者自言用鳥鎗六人鏡又四人與之從事勢可必獲但非數日可以成功當其蹤跡所至居民不供頓食誰肯裹糧以蹈危事就令殺虎亦無賞格所以任其咆哮視人爲不足畏矣誠使明府張掛榜文約束獵戶使之討捕既奉明文則山家自然給食勒以嚴限苟得殺虎懸以重賞

居民無不願出

虎方不畏人日在山麓一月之內必可成功又不然駐防之兵所以禦

盜賊之爲民患者猛獸食人甚於盜賊同一殺人也人之與獸豈有異乎而束手飽食虛費錢糧老父母苟申文協鎮使之除害準以討賊之功尤易爲力如

南雷文定三集卷二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董在中墓誌銘

嗟乎才之難也於千萬人之中而生一人焉宜乎爲天所愛護堅牢名器顧迅風陵雨愚智同盡將爲生之者有意乎無意乎甬江之上唯董氏爲多才子吾友天鑒有子四人長允瑆次允珂允璋允璘風塵所集無不拭目十年之間吾始哭允璘繼哭允珂又哭允瑆吐珠於澤誰能不舍而乃同之瓦礫乎允瑆字在中董孝子之後世爲明州人祖應圭字五銘舉萬曆己酉鄉試知和易鄧三州父德偁字天鑒舉崇禎丙子鄉試戶部主事在中生而卓犖讀書迎解下筆有奇語家庭自爲師友郡中試案必以董氏爲眉目在中前後積取高等文學南豐詩學東坡久之併當於諸儒之語錄其會心在傳習錄陽明之學達於人心以求學術之要世以其非箋傳舊本有信有不信在中心通臆暢不以世論而奪也康熙己酉舉於解試因得盡交天下名公鉅卿皆傾下之崑山葉訥庵

先生一時冰鑒慎許可在中投之行卷嗟賞以管葛事業贈詩有董子家東海
獻賦來帝闈視我頌一篇浩浩三峽奔所言雖甚夥仁義實本根進止更可觀
笑語藹春溫都雅周容刀貴重魯瑱璠驚問所師誰答言是黃君故詎庵之知
余由在中也會舉博學鴻儒詎庵遂以余之姓名面啓 皇上余空山麋鹿不
諧世用庶幾同學之士共起講堂以贊右文之治顧未幾而在中死矣是可哀
也桑海之交天鑒砥節邱園息機盛世未免悲涼交積在中聽視無形邂逅詩
酒不露酸寒叔父筆公跌蕩好客晚年憔悴閉門滅竈天鑒每食不能下咽在
中經理饘粥共其豐儉所以悅親者如此亦近世之疊洗矣康熙己未某月某
日卒於保定道之署中年若干娶徐氏御史殿臣之女繼俞氏儀部郎有章之
女子三長元晉次元泰元觀女二一適丁卯舉人錢淑泰一適□有章昔昌黎
誌馬少監以爲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傷之之至此不過游處之常若
余於董氏則有師友俛俛之力而零落於轉瞬之間更可傷也元晉以董巽子
之狀介萬公擇求銘爲之銘曰

行修於家名聞於闕億萬之生如此歸骨亦無愧矣何怨倉猝有子也才後先存歿吾銘可信滄海不竭

董吳仲墓誌銘

壬子

先師立證人書院講學於越中至甲申而罷講後二十四年爲丁未余與姜定菴復講會脩遺書括磨斯世之耳目自然越中類不悅學所見不能出於訓詁場屋而甬上之聞風而興者一時多英偉高明之士吳仲其一也明年余至甬上諸子大會於僧寺亦遂以證人名之甬上講學之事數百年所創見傳相驚怪吳仲使疑者解頤辨者折角而甬上風氣爲之一變越中書院承先師之後爲天下所注目莠言邪教思得一假其名以行吳仲授經在越以其所言求題拂通殷勤吳仲作長書駁之使之歸正當先師講學之時圓澄圓悟兩家子孫欲以其說竄入先師每臨講席而嘆余推擇同志王士美王元趾等數十人進於函丈彼釋學之黠者三及吾門而辭焉其氣爲之銷沮孔子曰自吾得由惡言不入於耳余於吳仲同此心也吳仲於先師夢奠之後遏絕惡言勇過子路矣

吳仲諱允璘姓董氏系出廣州漢和帝時黯以孝聞世居慈溪永樂閒梅隱始徙鄞縣高祖邦樂嘉靖丙午舉於鄉知浮梁縣曾祖光亨贈奉直大夫易州知州祖應圭萬曆己酉鄉薦第二官至保定府同知父德偁字天鑒崇禎舉丙子鄉薦母范氏天鑒四子長在中次二嘉次俟真吳仲其季也弱冠而知名主持坊社舉足有所重輕學使者等第必以吳仲爲眉目其學從陽明入手已讀先師學言句磨字拆辨其同異作劉子質疑寄余大意主陽明教法四句以先師破意已發之說與陽明有善有惡意之動不能相合余謂先師之意卽陽明之良知先師之誠意卽陽明之致良知陽明不曰良知是未發之中乎又何疑於先師之言意非已發乎中庸言致中和考亭以存養爲致中省察爲致和故中和兼致王龍谿從日用倫物之應感以致其明歐陽南野以感應變化爲良知是致和而不致中聶雙江羅念菴之歸寂守靜是致中而不致和則皆以意者心之所發一言爲崇致中者以意爲不足憑而越過乎意致和者以動爲意之本然而逐乎意中和兼致者未免攔截於意分動靜爲兩節使蚤知意屬未發

則操功只有一意前後內外渾然一體也吳仲得余言膠解凍釋自署爲蕺山學者爲人磊落不屈折敢於任事郡邑利害是非論議憤發當事聽之奪色就館象山力舉社倉法行之遇贅情鄙行之徒性不能耐便戟手而罵由是爲流俗所嫉其與人交急難窘助嘗以貧賤徇人蓋非齷齪闖茸自附於道學者也臥病半年臨終自書豪傑之才道人之質自負甚侈斯人斯疾命也如何何必嘆息生於某年丙子十二月十九日卒於某年辛亥六月初十日後幾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配周氏子一元謨女一其友陳赤衷夔獻陳介眉錫嘏爲之周旋於疾病死喪之際夔獻誅之介眉狀之而以銘屬余吳仲之祖先忠端公之友也余復友其父子間亦何忍而不銘銘曰

鐘鼓在懸鄭聲必擊禾黍滿郊莠草將茁辨之不早鹵莽滅裂嗟乎吳仲自許豪傑鬢頭鼠目見之電滅彼佻佻者聞毀聖哲不護目睛或反喜悅剖胸無心割臂無血言念吳仲祝余菀結斯文未墜此銘無缺

御史余公墓誌銘

公諱縉字仲紳號浣公余氏爲宋忠襄後裔自龍游縣遷居暨之高湖考諱某號仰泉生二子長爲癸未進士其次卽公也幼卽能文時傳奄人魏忠賢竊政公擬爲彈章霜威風厲見者已識其有埋輪之志矣登順治壬辰進士第知封邱縣縣當兵火之後公私掃地赤立方塞決河賦役連滯公盡捐煩文碎教與之休息是時民閒最苦者無如包荒一事先是流賊蔓延人戶逃亡棄地彌望朝議募民開墾各設興屯道興屯廳以董之民初無不樂從及其徵租反過於現在之熟田違民始願耕者復荒郡縣旣以此爲考成競張虛數無所歸著於是以荒地之糧攤於熟地民皆失業公惕然憂之會制臺繩武李公行部至封公導李公至曠野目覩其裸跣毛食李公惻然爲之疏聞始豁虛張之數而興屯之廳道皆裁公能以一邑甦數千里之瘠不特封也封與延津接壤郵置錯互於百里之外裹飯受役民甚苦之公陳情撫軍但使之協濟而已中州治行推公爲第一入爲山西道御史條對多見施行以終養告歸旋丁內外艱服闋補河南御史所上章奏多持大體不尙苛細而其關於國家之大事者

請撤三藩家口議復撫臣兵權諸疏格於部議而止馳騫覆車之轍探湯敗事
之後而後知公爲金石之策也越帥橫暴稅民受貨奴客跳梁觸情放慝越民
蘊憤無所發洩公嚴文件數其罪惡越帥中廢鳧藻之音載謠人口朱方旦妄
言禍福朝士多信其附會有以爲公言者公曰此妖人耳於法當糾甯可助彼
狂瀾乎方旦終以猖狂坐死夫三藩之反人所不敢言故晁錯殞身於七國越
帥之汰人所不肯言故劉勝寒蟬於閭里方旦之詭人所不能言惟子產先幾
於慎竈公乃不諱利害不避嫌疑振響於鐘鼓無聲之日卽其所未言者亦且
破其魑魅使無遁形豈非 盛世之霜隼歟已而卜葬封公復請告歸公少無
宦情不得已而出自此悠悠林下至於沒世然甲寅之亂山寇攻圍越城公出
其私財以佐城守寇睥睨而去是公用世之智退而不忘也生於萬曆丁丑五
月初十日卒於康熙己巳十一月二十六日年七十有三配鄭氏贈安人孀李
氏封孺人子六長毓澄壬戌辰進士次毓泳州同知次毓瀚廩膳生次毓滄
河閩府通判次毓□□州府同知次毓湘貢監生女□□□□□□□□□□

□壽處寬何嘉珩皆諸生其壻也孫男二十七人懋□懋楨懋楷懋標懋權懋棟懋檉懋桂懋梅懋栻懋椿懋模懋樸懋樞懋梅懋槌懋梗懋梓懋梧懋桐懋榕懋械懋棠懋杞懋栢懋柱懋楫孫女十九人曾孫十二人曾孫女八人其孤以庚午十二月初四日葬於邑之東原山介姜定庵屬銘其幽室余昔嘗見公知其鄉邦之典型也故不辭而銘之銘曰

公之出吏當彼危疆哀此黎民以熟包荒人庶流迸家戶且亡公能除之惠此一方豈唯一方數省且康公入臺中振夫紀綱厝火積薪尾大末強路人皆知不敢聲揚公獨奮筆出匣干將焦頭爛額公言始彰誰來毒鼓惟悴鄉邦萬人所指無病不僵簡落狐狸賴公彈章途歌巷舞沒世不忘妖人讖緯首鼠陰陽布霧千里朝士趨蹌公獨曰否決其披猖膏肓泉石未盡其長俛俛後人嗣其耿光

朝議大夫奉敕提督山東學政布政司右參議兼按察司僉事清谿錢先

生墓誌銘

昔明道汎濫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而後返求諸六經考亭於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自來求道之士未有不然者蓋道非一家之私聖賢之血路散殊於百家求之愈艱則得之愈真雖其得之有至有不至要不可謂無與於道者也崇禎閒士大夫之言學者尙廣大多以宗門爲入處蔡雲怡黃海岸林可任錢清谿其尤也雲怡海岸終爲綱常人物可任白椎秉拂一往不返清谿未見其止四先生者所至各異其求道之心則一也清谿先生諱啓忠字沃心錢氏爲鄞中望族方伯奐而下五世爲若賡若選若賡守臨江生三子靖忠舉人益忠訓導敬忠知寧國府益忠之子肅樂卽忠介若選生二子長爲先生次孚忠先生登崇禎戊辰進士第時承逆奄之後天下書院皆經拆毀先生上言臣觀崔魏亂政奄祠遍於天下乾兒義子人頭畜鳴斯孔孟學術一大厄也三尺童子猶知笑之則中朝誦功勸進轉相效尤者止以諸臣平日理學不明不識節義爲何物但知有身家不知有君父但知迎合流俗不知反照良心良心泯而道術晦道術晦而治術隳矣是故生祠書院相爲貞勝者也應將

已毀書院盡行修復此聖政之急務也疏出廷臣皆躓之除南康府推官興利除害如不及案無留牘園土之中饑者與食寒者與衣疾者與醫藥民是以不寃郡固有白鹿書院爲司李職掌司李多未嘗學問徒稽其田稅出入而已先生集士子講學隨機指點當其得意忘言三三兩兩便覺沂水春風不遠歸宗寺爲紫柏重與先生刻其集於寺中愍山葬五乳峯下其地不吉先生爲之重卜有明自楚石以後佛法中衰得紫柏愍山而再振先生之爲佛氏金湯如此改理撫州尋遷刑部主事江夏郭昭封以草廠事論死先生念其爲文毅子末減得戍粵中陳秋濤臨川湯伯開先後建言下獄抗疏救之皆得出丁憂服闋轉禮部員外郎山左兵荒餓殍載道疏請漕糧十萬石賑之活者無算已而提督山東學政至李家莊流寇猝至先生諭之皆放兵羅拜則先生昔日所活之饑民也以註誤歸未幾得白崇禎癸未八月十二日卒距生萬曆甲午十二月二十三日年五十娶戎氏李氏高氏贈封皆安人子二人肅鏘肅鏞俱早卒在者惟廉女一適諸生許曰瑚孫一中盛孫女一適諸生萬經先生師事鄒忠介

故其學問源流多在江右如顏山農何心隱皆欽崎豪傑乃弇州改爰書以爲傳世遂抹撥先生理其緒言刻而傳之吾觀先生當日朱震青易理隱僻金伯玉苦身持力金正希體認靜虛動直相與水火醯醢鹽梅未嘗封域自守也天假之年豈復如可任之不反乎凡先生師友後來簸蕩橫流多歸節義然先生當服闋入都流氛漸迫寓書高安人曰寇至我必死汝等不必來是先生不幸而不值橫流不得以節義顯也歲壬午余在京師與震青論學當其險絕處震青每曰吾友清溪曾爲是言矣海岸司李寧波余嘗與之同舟入省可任有知己之言伯玉門巷蕭然曾數過之先生亦欲過余亦不果先生卒後三十三年高安人方卒廉以某年某月日卜葬鳳下溪山麓手爲行狀再拜求銘於時中原之師友盡矣廉生也晚不及見此盛時聊以所憶者語之當世守其家學也

銘曰

科名祿位蟒晷螢光皋某未復姓姓氏已忘先生之歿一世之長學舍馬廐師友劍鏗嘉言善行散落四方亦有後死掇拾其旁以慰哲嗣上下徬惶此心此

理未嘗滅亡

千秋王府君墓誌銘

府君王氏諱鴻業字君調別號千秋世家鄞之西郭高祖瑄成化癸丑進士以御史出守長沙曾祖金嘉靖戊子舉人劍川州守祖大濩高淳縣丞父國模諸生府君五歲而孤擗踊根乎至性稍長則依母爲命出無子弟之過尋列爲諸生崇禎己卯冬鄰火將及父柩在堂府君從烈焰中匍匐救之髯髮皆焦天爲之反風而熄里人奇其孝感府君方自刻責是予之罪也夫子不能早卜宅兆至使神靈有此震驚也遂亟亟焉營葬以完大事辛卯喪母府君年四十有九矣而哭泣之哀猶孺子初免父母之懷也歲時用享樂與哀半不以魚菽而弛其濟濟漆漆之敬與三兄割產府君遜其高堂而自予以寢邱之田西益之宅長兄之歿兄弟將鬻田供喪具買者嫌其荒瘠府君以己田易之盜誣其從兄鼎革危疑之際如火之燎原不可向邇府君觸網訟寃平目睨虎卒爲解之府君之於家行能盡分如此其所居東園屋才三間雞犬圖書不異一船而府君

靜以環堵爲大兒啼午飯婦絡冰絲闐然如在空谷顧府君才足用世稽較策
籌舉羸補絀計入量出莫不中程故五服中租調手實之事皆取決焉逮府君
晚年身爲大老子爲名士登其堂者含吐紺縹之上翩躚罇俎之閒儼然復睹
咸淳閒人物非今世所有矣古今來治日少而亂日多我生不辰天地幽閉攀
殺移人猶晝之不能無夜春夏之不能無秋冬人未有能處晝而不能處夜能
處春夏而不能處秋冬者晦明寒暑無落吾裘葛臥起之事故鐘石之遷改在
天地閒不過黍稌之播於原隰刈穫之或銓或罇也亦各盡其分而已矣奈何
邂逅風塵破爲曠劫舍裘葛臥起之恆趨猿鶴沙蟲之幻自吾見喪亂之際衣
冠鼎族詩書阡陌不循其舊至使河海之迹堙爲窮流似府君從容乎山野之
閒檢襟括步青氈如故豈非衣冠之準的歟生萬曆癸卯十月五日卒康熙丁
卯八月八日年八十五配陳氏先府君十二年卒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葬西山之魯壘子三長之坊癸卯舉人知縣次之坪庠生次之圻女二長適潘
朝珽次適庠生趙澎孫十一錫麒錫麟錫位錫鳳錫熊錫鼈錫仁錫義錫忠錫

信錫鶚孫女二長適林與泌次適戴宗鼎曾孫八永元永年永成永和永魁永清永彬永譽曾孫女三余交之坪二十三年矣每過甬上必登府君之堂老成在望其葬也之坪以張旦復之行狀鄭禹梅之傳乞銘銘曰

治亂之運有經有緯人生其閒鼎波百沸以經處緯險夷一致以緯易經百色妖露甬有耆舊居仁由義河山雖改詩書不廢雕虎焦原不異平地深松茂柏永無憔悴

鄭峯陽先生墓表

公諱鄭字謙止號峯陽姓鄭氏常州武進人也其先出於義門父振先萬曆乙未進士禮部主事妣吳氏封安人公十歲能文十六歲從儀部謫四川永寧徧覽嵩華峨嵋諸勝十九歲歸中鄉舉登天啓壬戌進士第改庶吉士文肅以朝講建言刺及宮奴客魏疏上留中公諫留中非制引武廟之奄禍神廟之奸相爲言內批與文肅皆降二級調外任逆炤高張興大獄以殺其不附己者訛言二吳將謀翻局偵事者相望公之黃芝歌流傳都下黃芝歌者詔獄產黃芝

六葉楊左之獄死者恰符其數公因之作歌以當野哭公旣危甚乃變姓名爲
王小仙浙東江右粵東深山窮谷雲水殆徧丁卯削籍爲民追奪誥命逆奄伏
誅奉旨原官起用居憂六載崇禎乙亥入京待補時溫體仁當國媚嫉異己旣
排文肅去之以公爲文肅所援必爲己患遂以惑父披剃迫父杖母特疏參公
下於刑部獄囑司寇殺之司寇不可改入錦衣獄金吾亦不敢承體仁乃使其
門人主之黃石齋先生召對以爲衆惡必察匡章棄於通國孟子從而禮貌之
先師劉念臺先生亦疏言杖母之獄不可以無告坐體仁之黨募公同鄉之市
僧以證之己卯八月擬辟上命加等公遂死於西市從來縉紳受禍之慘未有
如公者也公爲奸相所陷路人知之而杖母流言君子能亮之以理未必驗之
於事也水落石出余詳之公鄉之賢者儀部眷一妾其夫人不能容儀部遂挾
妾以出流轉僧寺頗爲人所指目公無可奈何而夫人篤信佛乘與一尼甚嫺
公求尼爲之勸解尼神道設教假箕仙言上帝震怒將降禍於夫人夫人受戒
悔過儀部始得安其室一時好事相傳以竹筥參話之法訛爲撲作教刑之事

當公之受誣欲陳其本末則恐有礙於父母故甯隱忍就死齎此寃於地下豈非仁者之心與武安君之謂燕王曰鄰家有妻毒其夫者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終不敢自明公之不敢自明者亦猶妾也雖然儀部之眷妾夫人之妒親之過小者也使公蒙詬醜大誹於天下其輕重可無辨乎是故公之獄不明則奸相之惡不著此後死者之責也余嘗入仗錫山見公題壁猿鳥絕迹處非振奇之人何緣至此及至匡廬青牛谷見月季花大過拱把公題詩其上益奇之公固非井竈中人物獨怪其獄中猶選制義豈其熟處難忘乎抑以之爲遊戲耶公之諸子霖過予求表其墓余爲之論定如此

參議密庵陸公墓碑

公諱求可字咸一別號密庵姓陸氏宋丞相忠貞之裔世居鹽瀆明初有以賢能推擇築大河衛城遷於淮遂爲山陽人祖敘寰父三錫公爲諸生已有當世才具爲上官畫養馬之策民以不病登順治乙未進士第授裕州知州入爲刑

部員外陞福建提學僉事轉布政司參議未上而卒公爲人豈弟雅以濟物爲務當其在裕徇地之師相望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頃十催公應以整暇民不告勞赭陽一驛舊設馬六十後減至三十一站銀五千九百餘減至二千三百餘事增於前十倍而費減十之八難爲意計公貸軍府子錢市馬六十劣充急發舊三萬戶戶三男子則十萬丁也故派鹽二千九百引其後丁止一千九百鹽引尙存一千六百是一丁食一引矣公請於鹺使者減至一千引民力稍甦舊額墾田一萬九千三百餘頃近墾八百餘頃而已又以塞河之役逃荒三百餘頃其征賦皆取盈於五百餘頃之內逃亡日甚公設法誘墾汙菜之田二而當一确瘠之田三而當一自此民勸於農鋒鏑之餘絃誦久息公新其學校躬帥藝文化屠羊駟馬以爲秀士邑無文獻以禮樂爲殘賊比文章於鄭衛公考其山川人物撮殘糾謬秉筆文闔裕始有志凡公之所以籌裕者如庭內灑掃無不周款其在司寇寃訟洗遂瘕弊昭蘇每退食遲遲母夫人詰之公曰今慮囚者多以刻深免咎故煩文滯劾證逮遐廣苟循成案幾人當斬幾

人當絞吾所以不敢也當其衡士翦拉榛楛斟酌爾雅瓢笠之門俱起講堂而南宮之夜光多經公所採捨其入輿人之誦者鄉賢之紀鮑不給祝則優劣枯骨香燈爲之肅然有司賤士纖介之惡便遭裁辱則請之督撫未離仕籍不得妄施荆革其所至及物如此臨官之外破產而字死友之孤開門而延故人之殯如田孝廉姜符玉翁陵周文學枚數之而不勝蓋天性然也從來訾吏治者不過曰傳舍其官夫傳舍者朝至暮去總使餉馬於軒宿隼於堂其破碎猶可支久顧今之所謂傳舍者非昔之所謂傳舍也視傳舍爲己物柔橈櫛櫨椳闐居楔必欲發之而去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甯復有傳舍乎南陽久已無裕因公重立亦如叔孫媯所館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者也傳舍亦何幸哉生於萬曆丁巳五月初四日卒於康熙己未七月初三日娶某氏誥封宜人子三志謹國子監學正志寬太學生志默歲貢生女二周恪李師邕其壻也孫男七觀兆騏兆霖兆穉嵩年鶴年逢年孫女七志謹千里求銘銘曰

史傳循吏貴乎甯一瘡痍未起賊梳兵櫛逃屋荒田租吏絡繹吁嗟密庵仁心

爲質巖疆風雨立彼家室人總刑名破冢而出出考藝文廟堂琴瑟華表石言表裏史帙

桐城方烈婦墓志銘

桑海之交紀事之書雜出或傳聞之誤或愛憎之口多非事實以余所見唯傳信錄所知錄劫灰錄庶幾與鄧光薦之填海錄可考信不誣所知錄者桐城錢飲光先生之所著也先生在前朝黨錮之禍似范孟博從亡之節似介子推虎口殘喘奔走南北今歲戊辰自京師寓書於余謂海內同人凋謝殆盡巋然屹存者先生一人而已第今年七十七矣知先生來歲已是八旬相去二千里不知尙能遂此願見之志否因以其安人烈婦之誌爲請余讀之淒然按安人方氏桐城黃華里之望族父啓煌母王孺人孺人刲股以療夫病年三十而人稱其節無閒言安人十五爲先生婦幼固讀書識字及歸而見先生以詩文著名遂相從爲學日事於硯北不親俗務已而先姑棄世柴水交困安人於是洗硯削筆習爲操作先生無內顧之憂一意遠遊當是時流寇盤踞江北瀕江人戶

皆避寇渡江棲泊洲渚閒寇遠復返安人持橐束緼伺塵起卽遁不至踉蹌忘
失里人多服其智然在兵聲撼動之際奉養其舅未嘗失節舅以大年終安人
從先生遷居白下風雪擁戶夫婦相對面如死灰先生賣文搏食安人纂紵佐
之少延朝夕壬午先生試畢安人迎門君自度今年能必售否先生笑曰臣力
竭矣問盜中米餘幾何曰可支十日先生屈指發榜之期曰但得至此日吾無
憂矣已榜發不中舉家啼哭臥不能起蓋先生夫婦之困窮如此武塘錢吏部
棟先生之同宗也招先生共學安人獨處白下北都變聞先生急歸而安人已
返桐城人問之曰天下大亂此地甯可居乎阮大鍼以南都防亂揭爲諸名士
所擯銜之次骨南渡修報復次第矯旨逮揭中之人先生亡命武塘安人在里
中東西遷徙久之亦下武塘曰不若同死之爲愈也大兵渡江所在兵起吏部
亦聚衆廬衢三吳志士多載孥帑依之亡何兵潰聯舟泊震澤土寇竊發先生
方他適賊焚震澤之舟劫掠子女吏部溺死賊上船安人抱幼女亦投水而死
時乙酉八月十七日也二子爲賊所掠長者逸去次子亦死明日先生得安人

屍於岸上視其衣皆鈎聯不可解其子曰此吾母舟中所爲也曰一旦遇兵卽赴水死毋令人剝衣露體耳殯諸普濟寺甲午冬返葬先隴之右安人生於萬曆壬子十月二十八日享年三十四子女三存者唯法祖戊甲又死於盜哀哉閩粵餘疆表其節贈孺人再贈安人安人少有至性十歲時母病篤亦割臂肉投藥中以進痛母苦節望其夫之成名爲之旌表知不可得則時時雪涕自兵興以來惟誓一死有里中婦歸自賊者輒正色叱其不死里婦曰求死不得耳安人笑曰若不早辦死耳亂離之世何日非死日何地非死所豈有終日辦死而不得死者乎遇難后於弊衣中得絕句一首云女子生身薄命多隨夫飄蕩苦如何移舟到處驚兵火死作吳江一段波固知震澤之一死辦之早矣嘗觀今之士大夫口口名節及至變亂之際盡喪其平生豈其無悲歌慷慨之性歟亦以平生未嘗置死於念一旦驟臨安能以其所無者應之於外陳同甫傳陳氏二女長女伸頸受刃次女受污后有諗之者曰若獨不能爲姊所爲乎次女慘然連言曰難難今之士大夫亦畏其難耳陳了翁曰吾於死生之際了然無

怖處之有素故也若處之無素驟入苦趣無安樂法文山亦云遇異人指示以大光明正法於是死生脫然若遺彼大賢之操修若此何怪乎士大夫爲次女之歸耶銘曰

曹娥以孝潛波娥江貞文以義自沈溧陽於爍安人繼此耿光風號月苦震澤流長

節婦金孺人墓誌銘

歲乙丑余至棲水一時友朋來集論文談道皆非宿聞腐見不可以經生崖浹之已見金介山之詩質而不俚清而不枯今之詩家未之或先也戊辰余里人沈伯鞏自棲水歸介山寓書以其母金孺人之墓銘爲請孺人張氏父遂辰字卿子杭之名醫也孺人歸於金君君榮時君榮之父已卒失火無家居君榮與婦寄止婦翁舍下婦翁旣以醫名學者雲集拱壁駟馬華堂翕赫諸姑伯姊之歸甯者皆盛其羅綺珠翠孺人寂然廡下與夫子相勞苦而已未幾君榮之弟又天其姑獨處孺人迎養於張氏君榮出遊江右喪其資斧歸而病卒孺人年

始三十先有二兒已殤其一是時介山方五齡耳孺人與其姑同牀臥起撫此孤孩相依爲命稍長課之句讀手紡口授一燈熒然已而卿子亦卒家產塗炭孺人以女紅象錢易米而炊所冀介山成名重立兩家門戶而獨子姑息惟恐其蒙霧露每見介山丹鉛在手卽爲曳去曰但得一碗飯養吾兩人足矣無爲過自苦也三世一身悲光血縷漬於孺人之旦暮臥病十餘年而孺人卒矣當君榮出遊之時正值鼎革干戈無序孺人隨父避於武康山中搜牢貫掌人民晝不敢舉烟火夜非深林蒼叢不能藏蔽每聞兒啼卽射聲而至孺人一兒襁負一兒攜手呱呱而泣勢難兩全咸勸棄其小者孺人以絮掩兒口虔護百方卒免於難鄧伯道以男子不能庇其二兒放之孺人蓋蔑如矣卿子年八十尙爲人應病孺人憫然謂其子與姪曰汝等荒於嬉而坐受老人拮据之養能無惡乎故其侍父也必伺其熟寢而後卽安父有寒疾雖嚴霜烈霰衣恆四五起至性有過人者嗟乎人世危苦之境莫如嫠婦嫠婦而無家可托漂搖於女氏之黨而又危苦之甚者於此而綢繆風雨重興家室其精誠之至天地爲之感

動亦理勢之自然也先師叢山先生父卒五月而生喪失家道母氏章太夫人依外家以活頗與孺人境遇相似先師之爲大儒皆太夫人危苦所成介山勉旃亦焉知稱孺人者之不如太夫人乎太夫人之誌許敬庵先生爲之則余之誌孺人也亦焉敢不以實乎生於萬曆戊午四月十八日卒於康熙戊午八月二十三日與君榮合葬皋亭山子一人曰張卽介山也銘曰
卿子之女介山之母葬於皋亭旣封旣樹白楊蕭蕭鳴其辛苦黃絹之辭刊之石柱後人過之知其爲節婦之墓

卓母錢孺人墓誌銘

李大泌誌弁州夫人之墓謂其生長富貴人望之如在天上畢生不知憂苦爲何等而夫人盡瘁操心有單門之所未嘗者以信憂樂之命非富貴貧賤之所與也余讀武康章六象之狀卓母錢孺人何其相類乎按狀孺人姓錢氏名蕢字淑儀杭之錢塘人父朝彥崇禎丁丑進士句容知縣妣許氏孺人生而性慧內則孝經詩詞略皆上口年十五歸仁和卓君麟異子孟子孟翰林侍讀諱彝

之子也卓氏爲塘棲望族富甲一方阡陌閒架牽連郡邑僮客數百人轉轂鳴
橈晝夜不絕舅姑皆在京師子孟讀書不問生產孺人以弱女子未明而起諸
事填委候其指揮左握算子右徵市歷官租歲計轉運貯積會要不爽毫髮細
至庭內灑掃竈養柴水亦經心目子孟隨舉順天當卓氏之盛孺人不以林下
之風願息閨閣也亡何侍讀卒官家勢中衰盜入其室發大珠黃金以去利其
財者廣設機械吶喝數萬金子孟亦暴卒病姑在堂稚幼滿室孺人擋定風波
上侍湯藥下授詩書喪葬婚姻禮文畢備觀者不知其爲患難之餘當卓氏之
衰孺人不以風雨之晦改其昏曉也逮姑潘恭人卒葬旣畢兩子爲諸生侍讀
詩書之澤有託門戶重立而孺人亦病矣從容謂其子女曰吾昔奉汝祖母秉
燭晚食祖母南向吾與諸姑左右汝父汝父從容座末舉觴加餐笑語歡洽將
謂此樂可常何意轉瞬閒零落俱盡正如長亭旅憩先後散去唯我獨留亦復
何堪因歎歎不自己未幾而卒時康熙己未十二月十九日年五十子四人長
齡太學生松齡庠生永齡錫齡女四人壻陳奕昌項灝俱太學生餘未字孫男

三人長齡等將以年月日葬子孟之墓將葬奕昌傳其內子之命乞余銘之昔陳同父夫人欲朱文公篆其親墓因夫以乞孝思冥契千載如新但不知余之文能如文公之篆亦可傳後乎銘曰

物盛而衰衰久而復天道之常人事之卜吁嗟孺人霜雪性情高明之家而荼苦一生

東星鑿禪師塔銘

上虞東山謝車騎之所經始靈運因而踵事增華非安石所謂之東山也觀靈運山居賦神麗甲於宇內矣歲庚辰余至其地值爾密禪師解制之期茶話久之而別戊辰余復至則悟公爲住持方病傷寒使人扶而出拜求其師啓明塔銘甚懇啓明蓋爾密師之法嗣也余於湖海閱方外之士其學有所不能盡知惟取其同門淨地之狀爨括而敘之師諱淨鑿字啓明別號東星壽春王氏子也生而近道聞人誦華嚴經聽之移時曰經乃佛語也佛語可解佛獨不可爲耶年十七卽喜與僧遊欲學其法僧言知識多在南方須往依之此事非杜撰

可成師遂發心南詢有自博山來者師問博山教人作何工夫云教看一口氣不來向何處安身立命師聞之茫然自失此話曰橫胸中無有入處已遇僧古春禮之爲師欲隨出家父不許乃與春密約春候之前途師午夜踰城兼程五百里始與春會於南陽之香巖山從之祝髮首參弁山瑞白相依四載得箇自在境界弁山便欲付之鉢袋師以爲非住足之地復從汰如法師證性相二宗爾密講華嚴於順聖師渡江謁之密曰你會參弁山乃是禪客我這裏却講經師曰和尚莫瞞人好密云却是你瞞我命充維那上堂師擬申問密遽云你昨日敗闕今又來何爲師罔然鈍置者久之密曰汝雖到不疑之地其奈古人全機大用何師曰話作兩橛密舉古人云若論戰也箇箇立在轉處爲甚放剝猪狗手脚不出師屢下語不契未幾忽有會處曰剝猪狗手脚這回放得出也密云作麼生師曰今日放過和尚自是徧歷江浙諸大老之門天童密雲雙涇雪嶠皆有契語始返顯聖解制呈偈云雲門門裏掛瓢囊舉措如經蠱毒鄉明月到窗還自照空庭細草任他長灰堆冷豆平空爆雪壓梅花驀地香將謂回頭

別有路草鞋依舊踏清霜師未嘗讀書不諧音律而失口偈頌恰似老於文學者爾密遂以衣偈授之師卽把茅雙髻遵養時晦卽爾密招之亦不輕出踰年始爲其師分座秉拂爾密示寂出世於山陰之普巖繼遷武林悲華歷集善能仁國慶凡五坐道場皆強而後赴非蓋大屋養閑漢開眼尿牀者比也康熙戊午十二月初九日示疾沐浴更衣書偈云生死無終始猶如環上循到頭霜夜月任運照乾坤遂寂世壽七十一僧夏四十五門人奉全身塔於東山鵲峯之北嗣法二十五人宋退谷雲禪師云鳥道孤危元關妙密在曹洞宗旨亦奇矣若較臨濟直是天地懸隔以言乎全機大用惟臨濟有之師固曹洞子孫而放出剝猪狗手段是未嘗無大作用也豈古之曹洞異於今乎抑今之濟洞止以源流分別其宗風實無所異乎吾恐爲其學者實昧昧於兩家之門戶而相習爲口耳之談乎安得起師而問之銘曰

曹洞中興粵自散木海門石簣整其脫輻所以東浙法乳雷燭於赫鑒公起自北陸聿來南方徧參名宿果熟東山人天眼目遂嗣師席機鋒箭簇琵琶無絃

白鵲不啄說法熾然非絲非竹

豐南禺別傳辛亥

余讀嘉靖實錄十七年六月致仕揚州府通州同知豐坊奏請上興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心鄙其爲人蓋坊之父熙嘗以議大禮廷杖其忍於背父他又何論坊有書名甬上故家多藏其底草相誇示每黜而不視也已見坊所著五經世學其窮經誠有過人者徐時進書其逸事惜文不雅馴暇時另爲一通以發嗚噓坊更名道生字人翁別號南禺外史五歲時董侍御問以所讀書曰大學序誦至淳熙五年故漏熙字侍御問之曰此大人名也由是長老多奇之當其讀書注目而視瞳子嘗度眶外半寸人有出其左右不知也自考功遷謫失職而歸書淫墨癖無所不知亦遂目空今古滑稽玩世灑洋自恣而已有方仕者從坊遊學其書法假坊名以行世坊知之恨甚曰須挾其眼始不能作僞耳以是語舍中兒皆曰諾久之舍中兒捧一物至曰此方仕之眼睛也吾等夜俟之荒郊挾之以來耳坊大喜厚勞之再日而方仕至舍中兒告之故令勿入

入則吾等欺敗矣仕曰無傷也坊見仕大駭曰聞君遇盜傷眼今如故何也仕曰曩者夜行盜抉吾眼以去方悶絕閒叢祠中有鬼哀吾取新死人眼納吾眶中今雖如故猶痛楚耳坊亦信之置酒賀其再生坊欲下鄉收責僕不利其往農家簸穀有大扇僕執之以告曰鄉人聞主至各家製此以待使其男婦搖之主必中寒而死坊曰譎哉鄉人使吾死而驗傷之無從也需之以六月往其奈我何每年必召黃冠設醮以驅蚤蝨客至則問之自吾醮後覺蚤蝨滅於昔否客曰尤甚吾方怪之豈知公家蚤蝨驅而之吾舍乎坊乃大喜當其醮時黃冠賂侍者陰捕蚤蝨不使近坊坊確然以爲醮之左驗龐侍御求書魏金三十坊曰吾正需此卽設醮三壇一滅倭寇二滅僞禪僞學三滅蛇虎蚤蝨聞者無不大笑而坊匍匐祈請出於至誠姜宗伯求墓誌坊撰文并書將授使者食所餽粉羹而咽坊大呼姜某毒我趣令燬文返幣其門僧德祐潛易原文而以別紙焚之幣亦未嘗返也坊以杜元凱故事楷書法華華嚴二經錮之鐵函沈於大海同行者亦潛易之竟不知所沈者爲何物也嘗於譚觀察坐閒徵異事坊曰

弘治五年鳳凰止正陽門樓上移時而去脫一羽長二丈許觀察不信坊指其童子曰彼亦見之童子曰然又嘗納涼僧舍謂僧曰我在通州穴巨瓜置小杙其下側身入坐仰面承漿飲之膚生粟乃出僧不信亦以徵之童子童子年十三四坊之倅通相去且三十年矣東門皮工王姓者事坊甚謹歲時餽遺不絕坊感其意問其所欲於嘗所往來者或曰似欲向公乞一號耳坊手書闌坡二字以號之而坡字之土肥頭皮工得此珍甚有見之者曰析之爲東門王皮公蓋恭汝也皮公聞之更喜曰吾與東門猶蟣蝨耳公乃以東門畀我皮固吾業道其實耳踵門以謝言狀坊曰此人安得有此言可以師我矣令之上坐皮工惶恐而出閒過聞祠部天雨止之宿坊曰須吾榻乃可祠部卽令人移榻而榻製甚煩用四小舟載之安榻方竟而忽稱腹痛必不可留仍移榻而返意怪祠部之求書也性鄙人口道錢物侍者故靳之謂梅兩須暴藏金坊曰諾畢暴而數之亡一笏以責侍者侍者再竊一笏坊復數之曰是矣蓋但論其奇偶也時進之所傳如此余則以坊之怪誕此猶其小小者爾其大者在僞造六經或託

之石經或託之別傳而訾毀先儒放言無忌謂朱子食貧無計賣書餬口掠取新說其價易增所言子見南子爲衛靈之繼室是擠於宋朝之倫獵較爲奪禽獸是擬於禦門之盜其卦變圖真牧童之陋戲又曰晦翁果生於混沌初闢之時真爲伏羲受業之師手授卦變圖親見伏羲據之以畫卦而演爲先天四圖歷壽數萬餘歲至宋慶元庚申爲始卒也楊榮纂修大全以其妻是朱氏故盡用朱子之說其於書經則謂其祖慶正統六年官京師朝鮮使臣媯文卿日本使臣徐睿入貢以尙書質之文卿曰吾先王箕子所傳起神農政典至洪範而止睿曰吾先王徐市所傳起虞書帝典至秦誓而止笑中國官本錯悞甚多其中國所無者令嚴不敢傳而正其錯悞者一二故坊之世學一書依外國本文卿言其國商書有四十一篇睿言其國周書有八十二篇而周書第七十八爲孔子之命敬王命仲尼爲大司寇相魯而作其八十二方爲秦誓書依年而次秦誓之作在魯僖公三十三年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相去七十六年焉得以孔子之命先之乎其僞不待辨慶果信之亦取笑於外國矣坊一官不得志無

所不寄其牢騷人給己還以給人至於經傳亦復爲拊掌之資其罪大矣

兵部尙書李公傳

公諱蔭祖字繩武本朝鮮李氏七世祖英徙於遼東鐵嶺衛以軍功授本衛都指揮使曾祖成功贈榮祿大夫祖如樾太原郡守父思忠仕至禮部左侍郎提督陝西全省官兵鎮守西安將軍贈光祿大夫有明慶曆間公之曾伯祖成梁以軍功封寧遠伯故遼東李氏爲天下冠公以太學入官順治五年授戶科江南司員外郎七年遷浙江司郎中九年陞左僉都御史十年遷兵部右侍郎兼管正黃旗副都統事十一年陞兵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督直隸山東河南三省十四年加太子太保仍以原官總督湖廣十六年以病乞歸康熙三年卒年三十有六公歷官六任而刻石之功著於天下者則在鎮大名與荊州之日其在大名淫雨爲患沁衛洛漳滹沱諸水一時泛濫黃河大決直隸東明等三十一州縣山東館陶等十州縣河南臨漳等九州縣莫不懼被災毒流民載道公疏請蠲賑安插十萬生靈拔之鬼錄山賊高鼎囊括五臺恆代之闕抄截蜂

起官軍進討不利公以爲賊衆上下危岡如在枕席豕食村落不患不飽我兵裹糧從之途畏峯澀所謂彼逸我勞豈能得志莫若壁彼近郊斷其出入則搜牢路絕兼旬困餓燼黨自離始以銳師抵其巢穴可不勞而定也 上從之未幾遣諭賊巢開以丹青之信鼎遂率其衆降山西盜屏威名遠著直隸山東諸賊或擒或降次第就平當是時海內初定齊魯豫晉閩尚有崩剝之勢而畿南千里左滄海右太行爲神京門戶公卒使之反側寢謀廬落整頓此奠安三輔之功也其在荊州 王師進取滇黔道所經由牧馬數十萬賦民芻豆公言若是是烏鈔求飽也力持不發洪閣部疏民運公馳至軍中謂洪公曰行營糧料日需數千石方今水運陸運不敷三日二旬不能一運自沅以上改水從陸數鍾而致一斗民力何堪吾恐滇黔未下三楚先搖古人因糧於敵閣下何不出此也洪公是之李自成敗後逋寇郝永忠等尙餘十萬房竹秭歸蔓延以及夔巫旌旗亂野公檄由彝陵襄陽鄖陽三路合擊牽其首尾於是賊勢漸衰卒至破滅麻城李善友猖狂邪教熒惑遠近士人多有從之者豫撫議勦公曰此一

老捕盜力耳何以兵爲未幾善友就擒楚地大水男婦裸袒河畔競取浮沒芟
糝以資口食公倣鄭俠故事繪圖以進 上覽之惻然援勦將士俘獲女口以
千計公宴諸將於署潛遣人搜之船中出以還其家楚當兵革之際飢饉之餘
而三戶如故不至冰駭風散者此紀綱江漢之功也公讀書不喜章句細微明
遠有幹局故爲薛祭酒所蘊孟制府喬芳所知其奏對詳切 世祖嘗謂侍臣
曰朕聞李思忠子有才略今見之果然天性孝友宗伯命之襲爵固讓其弟宗
伯之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及以戎事墨衰則悲號如不欲生其侍佟太夫人就
養無方躬親甘旨無絲髮遺憾俸入緣手散之三黨待以舉火者十餘家所著
奏議若干卷嘗觀興王之世必有不二之臣以輯安黎庶故雖鋒鏑倥偬而此
意未嘗不行其閒蓋天以生物之心寄此一人耳顧後之儒者斷絕小文媒續
微辭閉門聽難以爲學道則天地何賴焉觀公之行事仁心爲質摯陰方結而
陽和霍然其不滅之令蹤盡千載如一日也令子長白先生令宗羲述其梗概
一二識其大使後之人有考焉

周節婦傳

康熙戊辰五月山西巡撫薩公以周節婦事上於朝天子下之有司烏頭
雙表天光爛然其子孝廉馬珽徵於世之能文者爲文以張之按節婦姓周氏
臨洮郡丞某之孫女世居安邑之鹺城年十五歸於諸生馬君崇疆生子二曰
珽曰瓚而馬君卒節婦年方二十求死不得迺忍貧鞠育遂不施膏沐日處寒
燈敗帷中順治己丑土寇之亂鋒鏃縱橫襁負流散節婦能保其二子如在衽
席事平之後野無青草室如懸罄垂暮老姑柴水交困節婦身執家苦不以貧
狹縮其醬菜又使其子從事於學博士倚席說經鏗鏗猶然承平舊家故態由
是二子照爛文筆遂爲國器康熙甲子珽舉於鄉霜雪之後繼以陽和天之報
施苦節未嘗不刻期而信也嗟夫家猶國也當節婦之稱未亡馬氏亦中衰矣
而節婦有死之心卒乃中興馬氏亦猶田單之存燕汾陽之再造唐室一也凡
今之人侈社稷苞桑之功而輕單門風雨之瘁此之謂不知類矣今聖天子
無幽不燭使農里之事得以上達綱常名教不因之而益重乎康侯以其事屬

余傳之余不得而辭也

余恭人傳

恭人余氏相國有丁之孫刑部郎中繩訓之女年十六歸謝君子宣是時謝公象三巡按山東而宣子家居與陸文虎萬履安讀書文虎曾謂余曰近得謝宣子不特秦川貴公子固名輩之冠冕也一切廚養困畜之事皆恭人主之檢御門族靜然四屋使宣子歆案之功不牽於閨闈尋登崇禎癸未進士第明年宣子殉難恭人年纔二十八老人涕泣於堂上孤子悽惶於膝下丹旄歸魂青燈不哭九死之心空延鐘箭南渡哀榮死事宣子贈太僕寺少卿諡忠節於是得封恭人柴天改玉之交 皇風未暢鼎族陟危謠言沸火公爲前朝大臣未免鞠躬傲吏之下狼狽折札之命一門百口流矢影風顧有憂色恭人鎮以整暇如處無事雖屯苦備經卒開閉否之運養生送死總歸禮教非其才識絕人何以有此卒於康熙壬戌十一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六子五長爲霖同知州事次爲兆諸生次爲憲癸卯舉人次爲肱次爲衡廩生考授州同知女二長適歲

貢生高奕襄次許諸生范正國孫七德輿德寬皆諸生德懋德聞德用德量德
充孫女五曾孫六曾孫女三甲申之變凡夫人之在京邸者或從子而死或從
夫而死成德之母張淑人金鉸之母章恭人汪偉之妻耿恭人劉理順之妻萬
淑人妾李孺人馬世奇之妾宋李二孺人陳良謨之妾時孺人固皆地捲朔風
庭流花雪而其景象之慘惡者新樂侯劉文炳之杜太夫人集子女同死樓上
其子婦先死次長女死杜太夫人六縊而後死少女縊斷而墜不得死乃開窗
擲身樓下血如泉湧又不死有老蒼頭在側曰夫人何不死於井乎少女曰不
可太夫人命同死一處豈得違之遂脫金條脫賞蒼頭重扶樓上助其結縊始
死溫璜之死於新安其女年十四方熟睡母夫人推醒之女問爲何夫人曰死
耳女曰諾父母各引繩尾縊之余爲之作傳淚涔涔不能止因念史遷絕無此
等文字使後人讀之無不痛哭者宋之亡也文陸身殉社稷而謝翱方鳳龔開
鄭思肖徬徨草澤之間卒與文陸並垂千古然則諸夫人之從者固女中之文
陸也若恭人者淒楚蘊結亦猶之謝方龔鄭皆天地之元氣也爲衡介萬公擇

求余傳之蓋去宣子殉難之時四十七年矣

廣師說

自科舉之學興而師道亡矣今老師門生之名徧於天下豈無師哉由於爲師之易而弟子之所以事其師者非復古人之萬一矣猶可謂之師哉古人不輕自爲師以柳子厚之文章而避師之名何北山爲朱子之再傳而未嘗受人北面亦不敢輕師於人昌黎言李翱從僕學文而李翱則稱吾友韓愈或稱退之未嘗以爲師也象山爲東萊所取士鵝湖之會東萊視象山如前輩不敢與之論辨象山對東萊則稱執事對他人則稱伯恭亦未嘗以爲師也卽如近世張陽和其座師爲羅萬化尺牘往來止稱兄弟不拘世俗之禮也嗟乎師之爲道慎重如此則所以事其師者甯聊爾乎故平居則巾卷危立於雪中危難則斧鑕冒死於闕下掃門撰杖都養斬版一切煩辱之事同於子姓賀醫閭之事白沙懸其像於書室出告反面緒山龍溪於陽明之喪皆築室於場以終心制顏山農在獄近溪侍養獄中六年不赴廷試及山農老而過之一茶一果近溪

南雷文定三集卷三

餘姚 黃宗羲 太沖撰

金石要例 碑版之體至宋末元初而壞逮至今日作者既張王李趙之流子孫得之以答賻奠與紙錢寓馬相爲出入使人知其子姪婚姻而已其壞又甚于元時似世系而非世系似履歷而非履歷市聲俗軌相沿不覺其非元潘蒼崖有金石例大段以昌黎爲例顧未嘗著爲例之義與壞例之始亦有不必例而例之者如上代兄弟宗族姻黨有書有不書不過以著名不著名初無定例乃一一以例言之余故摘其要領稍爲辨正所以補蒼崖之缺也

書合葬例

婦人從夫故誌合葬者其題只書某官某公墓誌銘或墓表未有書暨配某氏也張說爲蕭灌神道碑云南城侯之夫人同刻碑銘其題贈吏部尙書蕭公神道碑其妻韋氏書事實於內題則不列楊炯爲王義童神道碑其子師本陪葬亦不必爲標題自唐至元皆無夫婦同列者此當起于近世王慎中集中如處

士陳東莊公暨配黎氏墓表蓋不一而足也

婦女誌例

婦女之誌以夫爵冠之如某官夫人某氏或某官某人妻某氏庾信陳子昂張說獨孤及皆然若子著名則以子爵冠之如柳子厚爲王叔文母誌書戶部侍郎王公先太夫人河閒劉氏婦人後夫而死者其葬書祔葬權德輿集中宏農楊氏河東縣君柳氏博陵縣君崔氏皆如此例

書名例

碑誌之作當直書其名字而東漢諸銘載其先代多只書官唐宋名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稱君諱某字某使其後至於無考爲可惜

稱呼例

名位著者稱公名位雖著同輩以下稱君者舊則稱府君昌黎集中有董府君獨孤府君張府君衛府君盧府君韓府君有文名者稱先生如昌黎之稱施先生貞曜先生皇甫湜之稱昌黎韓先生友人則稱字如昌黎之於李元賓樊紹

述張孝權元姚牧菴稱趙提刑夫人爲楊君則變例也

墓誌無銘例

墓誌而無銘者蓋序事卽銘也昌黎張圓之誌云敘次其族世名字事始終而銘曰云云蓋所謂誌銘者通一篇而言之非以序事屬誌韻語屬銘猶如作賦者末有重曰亂曰總之是賦不可謂重是重亂是亂也故無銘者猶賦之無重無亂者也正考父之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敢余侮鱣於是粥於是以糊余口比于銅盤曰右林左泉後岡前道萬世之寧茲焉是保漢滕公石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此有韻之銘也季札之喪孔子銘其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衛孔悝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於太廟公曰叔舅乃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於漢陽卽宮於宗周奔走無射啓右獻公獻公乃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者欲作率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休哉公曰叔舅子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首曰對揚以辭之勒大命施於烝彝鼎此無韻之銘也古來

原有此兩樣墓表神道碑俱有銘有不銘

單銘例

敘事卽在韻語中昌黎房使君鄭大夫殯表大理評事胡君墓銘盧渾墓誌銘

墓表例

墓表表其人之大略可以傳世者不必細詳行事如唐文通先生宋明道先生之表是也

歐文胡瑗石曼卿墓表皆不書子姓今制三品以上神道碑四品以下墓表銘藏於幽室人不可見碑表施於墓上以之示人雖碑表之名不同其實一也故墓表之書子姓墓表之有銘不可謂非也自有墓表更無墓碣則墓表之製方跌圓首可知矣故與碑分品級柳州稱神道表神道與墓無品級之可分也

神道碑例

柳州葬令曰凡五品以上爲碑龜趺螭首降五品爲碣方跌圓首此碑碣之分是凡言碑者卽神道碑也後世則碣亦謂之碑矣豈以神道二字重於墓乎地

理家以東南爲神道蘇瓌碑建於瑩北一十五里亦曰神道碑宋孫何碑解云班固有泗亭長碑文蔡邕有郭有道陳太邱碑文其文皆有序冠篇末則亂之以銘未常以碑爲文章之名也迨李翱爲高愍女碑羅隱爲三叔碑梅先生碑則所謂序與銘皆混而不分集中總目亦不復曰文戾孰甚焉今當如班蔡之作存序與銘通謂之文可也

楊炯爲成知禮神道碑其碑銘之後有係曰若楚辭別自一體

婦人妃主亦稱神道碑如張說和麗妃息國長公主李華東光縣主楊綰郭汾陽夫人是也

行狀例

行狀爲議諡而作與求銘而作者其體稍異爲諡者須將諡法配之可不書婚娶子姓昌黎狀董晉亦書子姓柳州狀段太尉狀柳渾是也爲求文者昌黎之狀馬韓柳州之狀陳京白香山之狀祖父是也

婦人行狀例

王魯齋曰衛公叔文子卒其子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請諡之詞意者今世行狀之始也自唐以來有官不應諡亦爲行狀者將求名世之士爲之誌銘而行狀之本意始反矣觀昌黎廬陵東坡三集銘人之墓最多而行狀共不過五篇而婦人不爲也又知婦人之不爲行狀之意亦明矣按江淹爲宋建太妃周氏行狀任昉裴子野皆有婦人行狀非婦人不爲行狀也

行述例

歐陽元銘曾秀才云行述似翁所作亭木魯朮作姚天樞神道碑云其子侃以公行實徵錄歐陽發作事迹此皆與行狀名異而實同也今既有行實又有行狀無乃重出乎

誄例

誄亦納於壙中故柳州虞鶴鳴誄云追列遺懿求諸后土誌銘亦可謂之誄元鄭師山爲洪頤墓誌銘云其門人俞溥狀其言行俾爲之誄以識其葬

子孫爲祖父行狀例

今人爲其父行狀稱父之父爲王父王父稱爲曾王父曾王父稱爲高王父非也稱謂當以父爲主故穆員狀父云高祖宏遠曾祖固禮祖思恭考元休未嘗以員之自稱易之孫逖父銘陳子昂父志皆如之

碑誌煩簡例

誌銘藏於壙中宜簡神道碑立於墓上宜詳然范仲淹爲种世衡志數千餘言韓維志程明道亦數千言東坡范蜀公志五千餘言唯昌黎煩簡得當

先廟碑例

先廟碑見於昌黎集中者皆敘立廟之由本其得姓之始祖功宗德而已至元則侈大其子孫於祖宗反略焉先塋先德昭先等碑名雖不同其義一也宋景濂爲單氏先塋碑銘云公之勳業不附先德之後何以白前人積累之深雖昧於造文之體不暇卹也當知碑先德而後子孫者非文之正體矣

書祖父例

蔡邕祖攜碑云攜字叔業曾祖父勳攜生稜稜生邕邕至勳連身六世故後漢邕傳稱勳爲六世祖而唐穆員爲其父誌高祖上一世則稱五代祖陳子昂誌父墓五世祖太樂生高祖方慶方慶生曾祖湯湯生祖通通生皇考辨柳州父神道表六代祖慶五代祖旦高祖楷蘇子美父誌亦然此當從後

范育呂和叔墓表稱曾祖爲皇考祖爲王考庾承宣爲田布碑稱曾祖爲王大父柳州柳府君墳前石表辭稱高祖王父曾祖王父祖王父

不書子婦例

女子重所歸故壻多書子婦例不書楊炯爲曹通神道碑載子婦一人以其陪窆於塋內也裴抗爲田承嗣神道碑載子婦二人以其爲公主也而宋之黃裳誌夫人黃氏男三長曰淳娶孫氏次曰昱娶楊氏少曰延娶張氏楊慈湖誌舒元質云生子五人曰鉞叔晦壻曰鉦娶袁氏曰銑簡女女焉曰錯娶趙氏曰鍊叔和之壻也方大琮誌其父云大輿娶溫陵趙奉直不拘之女大琫娶福唐林簡肅栗之孫女大鏞娶薛左史元昇之孫女誌林景誥云男榮公聘王氏誌徐

母趙氏云子庭蘭娶俞料院某之孫女此外諸家文集亦不多見至元而古法蕩然闔復廣平王碑元明善淇陽王碑無不書子婦矣

子女不分書所出例

子女皆統於父雖異母而不分書所出在唐如權德輿誌李巽三夫人四子不言某屬某氏楊綰作郭汾陽夫人神道碑六子八女俱書夫人下在宋歐公誌蘇子美先娶鄭氏後娶杜氏三子誌梅聖俞初娶謝氏再娶刁氏子男五人女二人溫公誌呂獻可始娶張氏後娶時氏四子六女荆公誌葛源元配孫氏繼配盧氏三子一女誌蘇安世娶葉氏又娶某氏子四人女子五人誌李宗辨男十五人女十九人俱書夫人季氏下是皆以父爲主不必分屬之母此定例也然婦無別誌卽附見夫誌之內者前後夫人不妨分屬子女如昌黎碑楊燕奇夫人李氏有男四人女一人後夫人雍氏有男一人女二人誌昭武李公三娶元配韋氏生子絃女貢次配崔氏生綽紹綰今夫人無子白樂天之誌元微之穆員之誌鄭叔則皆用此例逮元姚牧菴碑姚樞書子女某出某出虞伯生志

牟應龍亦書某出張起巖狀張宏夫人趙氏姜氏二子元節趙出元里姜出此非古法之所有也

婦人誌書子女例

婦人之誌非其所生者不書臨川誌曾易占子男六人擘鞏牟宰布鞏女九人其誌夫人吳氏子男三鞏牟宰女一

妾不書例

婢妾所生之子書其子不書其母如昌黎誌李邦云夫人博陵崔氏七男三女邠爲澄城主簿其嫡激鄜城令放芮城尉漢監察御史漣洸潘皆進士是崔氏所生只激一人其六人皆不書其母誌李惟簡云夫人崔氏公有四子長曰元孫次曰元質元立元本元立元本皆崔氏出其二子皆不書其母誌鄭君云初娶韋鞏女生二女一男後娶李則女生一女二男其餘男二人女四人其餘者蓋婢妾所生故不書其母李定母仇氏王文公爲李閒誌書定於正室浩氏之下不書仇氏古例皆然至元而壞之劉敏中忠獻碑書妾李謙爲張文謙神道

碑書側室姚牧菴阿力海涯碑書如夫人潘澤碑子希永他室李出蘇天爵高文貞碑銘子男三人履恆麻夫人出益側室王氏出耶律有尙碑子男五人長楷次朴次權皆伯德夫人出也次栝次檢庶也宋景濂方愚菴墓版文稱妾爲少房

不書子姓及妻例

周隋碑誌多不書子姓并不書配其時夫婦各自爲誌故不書至於合葬者夫人必書如庾子山之段永司馬裔柳霞侯莫道生宇文顯和諸碑是也後來歐陽爲石守道誌不書妻某氏子某名尹師魯亦不書子名有書子不書妻周隋閒多有之至唐如孫逖誌李暉獨孤及誌姚子彥皆然

單書嗣子例

周隋之碑單書嗣子未嘗人人而書也觀庾子山諸碑司馬裔但書世子侃長孫儉但書墩等兄弟紇干宏但書世子恭等崔詵但書世子洪度辛威但書世子永達段永但書世子岌唐權文公爲伊慎神道碑但書冢嗣餘書息男十六

人

書孫曾例

昌黎碑誌只書子女更無書孫者孫逖爲杜義寬碑書孫以表其墓權文公爲王端碑書孫以其葬王父白樂天碑崔孚書孫以其求文張曲江爲呂處真書其孫女爲李仁瞻書其孫李迴秀爲裴希惇書其孫皆以立碑故其他皆不書也至宋則皆書孫矣不特孫也且及於曾孫矣廬陵蘇明允誌書孫曾子固誌錢純老書孫東坡狀温公書孫子固誌沈率府子三人某某孫八人某某曾孫三人某某東坡范蜀公誌書曾孫女虞伯生碑張宏範書孫六人某官某曾孫十一人某官某

書孫壻例

葉水心臧氏誌書孫壻虞伯生狀董文用孫女十人長適某次適某某馬石田銘劉伯戶孫女四人一適某一適某唐時孫壻不敢入碑誌或列之碑陰與先友一例權文公之碑王光謙是也

書外甥例

王文公仁壽縣太君徐氏誌書外孫四十七人

孫不宜分屬例

今但書孫又各於孫下系以某子所出爾雅曰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公羊傳曰蓋舅出以節世子巫與魯襄公俱是莖外孫同所自出故凡言出者因母姓而云也今以出屬之於父不通甚矣且父在則孫俱屬之父子不私爲一己之有也

不書壻祖父例

女之所適但書壻之姓氏不當及壻之祖父也元明善誌袁夫人史氏書女長適宋相史莊肅公嵩之之孫似伯次適工部尙書余天任之孫昌期次適宋資政殿大學士史巖之之孫益伯以顯宦著名故變例書之蘇天爵誌袁文清女四人其二人書適故觀文殿大學士趙某孫由錫適故相史忠定王元孫公份其二人書適同知袁州路總管府事趙孟貫適處州儒學錄余應桀二書祖父

二不書者以著名不著名也然已為濫惡今世不論馬醫夏畦一概書某某之子若孫某不知何謂也

書生卒年月日例

凡書生卒止書某年某月某日不書某時

書國號例

凡書出仕於前代稱其國號當代稱皇柳州柳渾陳京狀是也

書妻變例

張景妻唐氏再適宋祁載之

書女變例

韓文公三女其長女初適李漢改適樊宗懿誌書壻左拾遺李漢聳集賢校理

樊宗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聳即壻之別名此皇甫持正變例也

塔銘例

柳州云凡葬大浮圖無竈穴其於用碑不宜然柳州之為浮圖碑多矣今釋氏

之葬不曰碑銘而曰塔銘者猶存不宜用碑之義也

書僧臘例

今之爲塔銘者於其終也書僧臘若干世壽若干因話錄云釋氏結夏隨其身之輕重以蠟爲其人解夏之後以本身驗於蠟人輕則爲妄想耗其氣血矣今作伏臘之臘失其義矣柳州書爲僧凡若干年其壽若干或凡年若干爲僧若干期

僧稱公例

凡僧稱某公皆以其名宋景濂塔銘可按也今乃以其字稱公此村野驅烏所爲奈何文章家因之

寺碑例

宋景文筆記云碑者施於墓則下棺施於廟則繫牲古人因刻文其上今佛氏揭大石鏤文士大夫皆題曰碑銘何耶按儀禮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當碑揖宗廟路寢庠序皆有碑所以識日景是不特繫牲而用也碑於釋氏無礙名義

如王簡棲頭陀寺碑文其來已久矣

銘法例

祭統銘之義稱美而不稱惡此孝子孝孫之心也故昌黎云應銘法若不應銘法則不銘之矣以此寓褒貶於其閒然昌黎之於子厚言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誌李于單書服泌藥一事以爲世誠誌李虛中亦書其以水銀爲黃金服之冀不死誌王適書其謾侯高事誌李道古言其薦妾人柳泌皆不掩所短非截然諛墓者也

論文管見

昌黎陳言之務去所謂陳言者每一題必有庸人思路共集之處纏繞筆端剝去一層方有至理可言猶如玉在璞中鑿開頑璞方始見玉不可認璞爲玉也不知者求之字句之閒則必如曹成王碑乃謂之去陳言豈文從字順者爲昌黎之所不能去乎

言之不文不能行遠今人所習大概世俗之調無異吏胥之案牘旗亭之日歷

卽有議論敘事敝車羸馬終非鹵簿中物學文者須熟讀三史八家將平日一副家儲盡行籍沒重新積聚竹頭木屑常談委事無不有來歷而後方可下筆顧儻父以世俗常見者爲清真反視此爲脂粉亦可笑也

作文雖不貴模倣然要使古今體式無不備於胸中始不爲大題目所壓倒有如女紅之花樣成都之錦自與三村之越異其機軸今人見歐曾一二轉折自詫能文余嘗見小兒搏泥爲炆擊之石上鏗然有聲泥多者聲宏若以一丸爲之總使能響其聲幾何此古人所以讀萬卷也

敘事須有風韻不可擔板今人見此遂以爲小說家伎倆不觀晉書南北史列傳每寫一二無關係之事使其人之精神生動此頗上三毫也史遷伯夷孟子屈賈等傳俱以風韻勝其填尙書國策者稍覺擔板矣

文必本之六經始有根本唯劉向曾鞏多引經語至於韓歐融聖人之意而出之不必用經自然經術之文也近見巨子動將經文填塞以希經術去之遠矣文以理爲主然而情不至則亦理之郭廓耳廬陵之誌交友無不嗚咽子厚之

言身世莫不悽愴郝陵川之處真州戴剡源之入故都其言皆能惻惻動人古今自有一種文章不可磨滅真是天若有情天亦老者而世不乏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皆以大文目之顧其中無可以移人之情者所謂剗然無物者也

作文不可倒却架子為二氏之文須知堂上之人分別堂下臧否韓歐曾王莫不皆然東坡稍稍放寬至於宋景濂其為大浮屠塔銘和身倒入便非儒者氣象王元美為章質誌以刻工例之徵明伯虎大函傳查八十許以節俠抑又下矣

廬陵志楊次公云其子不以銘屬他人而以屬修者以修言為可信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表薛宗道云後世立言者自疑於不信又惟恐不為世之信也今之為碑版者其有能信者乎而不信先自其子孫始子孫之不信先自其官爵贈諡始聊舉一事以例其餘如□□□主江西試以試策犯時忌削籍有無賴子高守謙結黨十餘人恐喝索賂□不應遂掠其資以去□尋死崇禎初昭雪死事者竄名其中得贈侍讀學士今其子孫乃言逆奄竊柄□□抗疏糾參幾

至不測閣臣爲之救解已而理刑指揮高守謙等緹騎逮訊□□辯論侃侃被拷掠而斃崇禎初贈侍讀學士諡文忠脫空無一事實不知文忠之諡誰則爲之且并無賴之高守謙授以僞官真可笑也潘汝禎建逆奄祠於西湖□□□已臥疾不能起奄敗遂有言□□入祠不拜爲守祠奄人所梃因而致死以之入奏者今無不信之矣近見修志有無名子之子孫以其父祖入於文苑勃然不悅必欲入之儒林而止嗚呼人心如是文章一道所宜亟廢矣

所謂文者未有不寫其心之所明者也心苟未明劬勞憔悴於章句之閒不過枝葉耳無所附之而生故古今來不必文人始有至文凡九流百家以其所明者沛然隨地湧出便是至文故使子美而談劍器必不能如公孫之波瀾柳州而敘宮室必不能如梓人之曲盡此豈可強者哉